





銘

潛齋銘

衛李君宗伯名其讀書之齋曰潛嗚呼君其果於潛也夫夫六經莫與於
 易四書莫與於中庸君讀其書矣潛也者周公所以始夫三百八十四絳
 子思所以終夫三十三章者也其義不淵且溥矣乎德之未成與蔽而不
 行潛也德之已成與悔而不顯亦潛也及其進備之極而不容隱也充積
 之久而不可揜也則有不終於潛者焉何也蔽也者不急於時而不必其
 不遂行也悔也者不銜於人而不必其不遂顯也隱者身之用揜者名之
 彰君之自賦亦云然則君之潛名是也情非也雖然君子亦何惡於不果
 潛也人之彙不一槩也隨其所至而有所就身之用也名之彰也人情所
 同好也而何惡於不果潛也君曰子之言然也吾以潛名吾齋而子欲從
 吾情違吾名吾寧從吾名違吾情也子曰君之情不必違也君之名固可



從也予將從君潛之名君能從子潛之實乎君所謂潛藏而遂行晦而遂顯始於潛不終於潛者也予所謂潛主而不賓家而不旅始而潛終而潛不可一時而不潛者也是潛也非易之潛非中庸之潛潛者孰謂謂潛心也是潛也法言嘗言之未必能盡之敬齋歲嘗言之匪徒言之也曰靡他曰弗貳潛之實也易之退藏於密也中庸之不可須臾離也潛而至是其至矣請以箴敬齋者名潛齋可乎君曰可哉於是為之銘銘曰
真壑幽鱗蟄冬躍春今而膏屯後也厲雲文錦發聚表黯東炯初而避景卒也脫穎寂寂而張昧昧而光理也固然義也何傷爰有大物善潛罔逸害防維離害宅維密水貯于壺火宿于燭維水弗泄維火弗滅嗚呼潛只維敬斯潛守護禁訶夙夜具嚴

崦山銘

盱東有山挺接嶙峋山中有入蔚秀清淳崦山維季旭山維昆各已專壑誰復爭墩山以人重名當求存伊人曰山伊山曰崦亦名之寄象實之論彼蛇彼蝶夫豈其倫

訥齋銘

君子之訥不盡其有餘小人之訥將言而囁嚅得善敏於行近仁者敏是為君子儒非小人儒

忍恕堂銘

百字可以睦九世一言可以行終身中人之行聊以寡怨君子之道將以同仁苟內所宿藏決乎冰雪之銷則外所周被盎然天地之春是知有事於怨者忍不必有無事於忍者恕不容無斯其可與論元氏名堂之意乎

中倪庵銘

渾渾沌沌非合非分若無朕秩然有倫問地何所問天何時於起處起此中之視

省齋銘

了了惺惺而無不知矍矍惕惕而有不為謂盈難持謂高易危醉夢昏昏彼何人斯

虛室記後錄

室則有居曷其為虛虛則無實何者為室既無有空曰虛奚謂室豈其名虛且其室弗可以字而為乎記弗可以名而為乎銘古古今今信信宿宿

了無一有萬有具足

梅集亭銘 并序

木之先花者梅也水之初出者泉也以其先花於冬而不同乎桃李之春也以其初出於地而未渾乎泥滓之塵也故梅之於木也為獨清泉之於水也為最清而他木他水莫得而擬倫焉廣平毛巨源往年總戎荊州搆亭別墅有獨清之梅有最清之泉主是亭者道遠客與日參乎雙清之間山南憲副馮壽卿過而喜之名亭曰梅泉夫梅之清豈有資於泉泉之清豈有資於梅而二物者偶相值乎亭之側亭中之人又與亭側之二物交相值焉皆得天地之至清其氣類之相求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然非二者之清景不足以稱斯亭之清非斯人之清操不足以合二物之清非壽卿之清致亦不足以發巨源之清也巨源有政事有文學持憲節館郡符所至有名聲予聞之稽矣今始識之乃因其亭之名而為之銘
幽然一枝暝玉晴壺泓然一規明鏡皎月作亭者誰配此孤潔資而美之衆口調適流而行之羣品膏澤梅泉乎予以比德

勉庵銘 并序

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為有餘者反是幸縣楊氏代有聞人行省郎中楊士允學足以提身才足以周務仕登要路矣而慊慊不自足也其進而未止詎可量也哉臨川吳澄為作勉庵銘
硜硜鄙夫哆然有餘柴枿疎衷降肱尔軀怙恃孤稚氣凌萬夫終持小點術籠衆祖視今之人曾莫我如欲其勉也不亦難乎謙謙自牧飲然不足深藏若虛上德若谷海納百川如糝一粟山崇九仞如篲初覆視古之人思蹈往蹟儻其未逮何敢不勗温温楊君允藝允文維學是種維業是耘維事克敏維職克勤弗懈弗憚糾紛光于世美懋乃官勳勉哉無斁尚求有聞

王景瑞墨銘

磨研弥堅點染弥贍弥堅玄玄弥贍豔豔

靜齋銘為學子王章作

羣動飛奔擾擾紛紛鷄鳴度關馬跡轍環智人內觀淨室蒲團九淵觀桓龜息龍蟠

自如軒銘

自自自寂無事如如如綽有餘惟委順靡固必由由然坐一室陳福復自如軒銘者誰吳澄文

真止軒銘 并序

老莊氏及學佛之徒言真三代以前儒家之書無言真者周子程子朱子始言之書易大學皆言止而二氏之學亦言止惟西黃仲亨儒也而以真止二字銘軒其取儒家所言乎抑老莊佛所言乎余嘗聞之矣真者實也日誠是也止者物各得所不相侵越之謂於是銘其軒銘曰

惟皇斯昇有實無偽一物一則各至其至主敬閑邪內誠斯存明究萬微派別枝分如是而忠如是而孝天秩天叙不紊不撓粵若二氏亦云悟真靜定為止以息外因視聖聖心似罔差殊鑑雖空洞無礙錙銖世遠言湮此學幾絕弗知弗蹈騰為虛說儒讀儒書真止何如銘示並述展也匪証寶敬齋銘

吾聞老氏有三寶提舉薛玄卿學老氏道而三寶之外有一寶焉曰敬夫脩己以敬吾聖門之教也然自孟子之後美其傳至程子乃復得之遂以

敬之一字為聖傳心印程子初年受學於周子周子之學主靜有如老氏守靜篤之意而程子易之以敬蓋敬則能主靜矣玄卿之所與者敬雖同乎孔氏而亦老氏歸根復命之靜與銘曰

惟周學聖云主乎靜惟程學周則主乎敬惟敬故靜惟靜故定定故不遷心得其正定而無適虛明若鏡應而無二公平若稱湛然澄瑩不將不迎斯敬之功存我恒性卓哉玄卿學有印證所寶非他上帝正令

遊齋銘

兵部員外郎崔君子耐鄉名其齋居之室曰遊銘曰

粵稽商訓惟曰遜志聿觀周誥亦曰遜事遜之為言其意曷謂謂當早順謂宜退避早順伊何順理順義退避伊何避權避勢理義謙謙致福之原權勢炎炎召禍之門譙若水流求以滋液炎如火熾奄忽滅熄心常卑下不欲尊己身常退後不敢先彼自下者尊自後者先一遜之餘百善奉焉有扁有銘朝夕警惕神所扶持俾尔多益

游壽翁墨銘

凡木之類松之壽為最其夜降而下者為琥珀壽可千歲其氣升而上者

為墨壽可萬世惟尔不朽此所以久惟此可久尔所以壽壽以此乎壽以
尔乎此壽尔壽兩相無窮尔壽此壽一將無同莫明初終問之墨工墨工
為誰游尔壽翁

復齋銘

中有實地下澤上天初行其素終視其旋毋輕於夫虎尾在前大道不徑
履之坦然余既為之銘又為之說曰履言虎尾者三釋之者云乾有虎象
兌躍其後履虎尾也然虎尾一也卦之象履之而亨四之象履之而吉三
則啞人而凶何也一陰不中不正而當群陽也履者慎諸

詹見翁里感

以磨則磷以涅則緇一時之施其昭不緇其久不磷萬世之信孰全孰虧
往問詹尹

和藥堂銘

兄弟二人初定一身未俗薄惡各視其橐郭氏善明相好克敦異株同根
罔有間言內無私貯外無私與或出或處奚我奚汝既翁其具且湛且孺
子孫繼武瞻此堂宇

塵外亭銘

身在塵內塵在身外身之所在塵之所在身不出塵塵內有身塵不入身
身內無塵我身非身則如太虛彼塵自塵而奚乎外作亭何年黃氏體元
銘者誰而伯清父吳

明極閣銘

佛性如天佛慧若日彼哉蒙翳黑暗抹漆雲霧劃開大明東出湯湯晴空
普照纖悉講僧惟覺有明極閣銘之者誰吳澄所作

清寧齋銘

純氣晃朗炯然瑩淨元形濛濛類然安定斯宙斯宇斯游斯處所戴所履
所用所體惟虛之極權靜之篤心既虛白命根靜復湛兮獨尊此不應昏
寂兮長存彼自飛奔西慶之孫南華之昆耶耶屯屯我乾我坤齋居清寧
薛氏玄卿誰其為銘臨川吳澄

山鐘琴銘

八音悉諧於律然律之於鐘名者四他音不為律豈特為金之一音設
乎曰非然也金者八音之長也長尸其名屬從之矣金音之鐘可以名八

音之律豈不可以名絲音之琴哉此琴之所以名山鍾也而琴自饒而果
號為衆琴之甲前後銘者不一臨川吳澄後嗣銘之銘曰
橫理庚庚流響泠泠日暖風輕月明露清吾志所貞觸指成聲如山鍾靈
氣應自鳴主姓四更今既昔程實一其名壽百千齡

黃雲仙墨銘

前湛然後雲仙得一研可千年

觀瀾亭銘

滔滔江河浩浩湖海水天混茫風力撼擺雷轟電擊冰湧雪洒晴搖目眩
神悸心駭乾坤一亭今古萬態傍觀靜觀大慨永慨初而連淪倏尔澎湃
奔騰哮吼變現奇怪

省吾齋銘

吾之為吾凝氣成軀前有深阱亦有坦途惟吾所擇任吾所趨兢兢惕惕
慎乃馳驅私邪險艱省之紐之公正平易省之勉之已如不疚內省而慙
彼或不賢自省而慙耳聞雷震吾省斯懼目覩機張吾省斯度曾省者三
年省則屢夕省及朝辰省至暮書之所行夜可告神夜之所思書可語人

俯仰無愧心安體舒省焉若是吾知免夫

率性銘

錢原道字率性為之說者奚翅數十又索余言余謂率者循其自然之謂
非人之所以用功也有志性學者宜如何其用功有二曰知性曰養性知
之精養之熟則率而行之庶其少虧缺歟為作率性銘

仁義禮智性同一初隨其氣質而有萬殊惟性所稟湛然粹然率其所性
無一不全苟非聖人其率各偏或相伍什或相百千在物尤賤窒塞蔽蒙
間有含靈一罅僅通物不能人人則可聖蓋由乎學以復其性復性之學
其功有二知性其先養性其次若何而知格物窮理若何而養慎行克己
知則知天養以事天孟子之云子思所傳天之自然率而循焉人之當然
知而養焉有實造詣非虛語言凶益邇思勉旃勉旃

墨銘而表自心

表自心墨最晚出前山後溪幾若一其堅如石黑如漆光皎透紙又宜筆
得此玄圭鎮石室我為銘之著其實

又

儒而墨有此黑體剛堅耐磨研用濡染發光燄文印千年東魯所傳

丹如

匪丹之丹又玄之玄小則已疾大則延年其功在鑿其道通仙鼎鑪造化傳自先天

落月古鏡銘

清池月霽青萍點綴月中微雲如月生翳葆光混塵用晦以泣風剗萍開瑩淨無滓全體圓明普照一世寶匣韞藏堯舜之智

緝熙銘

客示實得實見緝熙頓悟八字子曰悟未易頓也見豈易實哉况於實得乎

夜光璧一團夜明珠一顆奉持常在手永永不失墮

耆樂堂銘

弗耗吾神弗戕吾真耆匪以天其耆也人匪醜而鮮匪管而絃樂弗以人其樂也天時定時省百歲永永歲稜歲耘四時訢訢侗然遊嬉如渾而翁泯然識知如堯衢重田心逸民今代皇風耆樂常春誰之與同

丹銘

細藥成丸嘉名曰丹能生已死可溫迺寒却老還少扶危即安煉治維謹功行其完

杏壇銘遺陳應元

洙泗之上太和鞅蓋累土功崇嘉植天降元造無聲花開實成丹腮艷艷蠟彈盈盈暇日從游春風歸詠頰仰靜觀盡心至命兩間生意萬古在今觀物思人如侍緇林

新城縣觀音寺鐘銘

歲亥猴月九會日丹鼠煽爐韜巧冶鑄隧景帶金之剛永不壞聲遠聞醒衆聵耳悟入得佛解觀音寺新鍾成一吾山吳澄銘

菊庭王時可墨銘

黃金盈庭玄玉韞匱無價之珍有待而價

崇厚堂銘

猗嗟邃古巢木穴土既基既構層級峻宇有情其楹上千杳具有累其臺下絕壙塵達士苟完近臨遠觀仰戴巍巍俯蹈安安不棟而隆不廬而穹

不貴而覆不版而築所崇惟德其智湜湜所厚維倫其仁朏朏

存齋後銘 有跋

存存何事吾有吾天益後千年斯秘失傳誰其嗣之宋代儒先臧塾揭名希古聖賢柴筆摘鮮耀今簡編聞孫克世守護弥虔玉韞于山珠潛于淵為之難甚言若易然前情邁羨來者勉旃

南軒書院山長臧廷鳳朝瑞之先大父扁其書塾曰存柴獻肅公銘之

臨川吳澄復觀遺墨申之以三章章六句繫于左方云

明之銘

此心此德如鏡如水物來畢照明徹底裏云胡或昏塵集風起云胡復明塵去風止靜無撓心動則察理明斯昭昭大用全體

誠善銘

此性此善我固有之是曰天真而匪偽偽云胡未誠或問以私人所未胡謂彼不知神也而俱豈其可歎誠斯健信莫顯乎微

臨川吳文正公集卷第五十四 支言十二

燔 重編

題跋

題程侍御遠齋記後

集賢學士程公十年于朝日近清光而親舍迺數千里今以行臺侍御史得旨南還庶幾便養而回望闕庭又二千里外日以近者人子之樂日以遠者人臣之憂此遠齋所為作也夫忠臣孝子之眷眷於君親者壹以朝夕左右為樂然亦難乎兩全矣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間惟其所在而致其道豈以遠近間哉余既從公觀光上國又將從公而南而公同其樂而不同其憂者愚有以終公之憂焉為是言也或曰近多懼遠多譽人所樂而公憂之何也之言也讀易而未知易之所以易何足以知公之心

題李赤傳後

宗元之傳李赤善矣王韋之門非大則濶欲過者掩鼻而宗元出入陽陽

則固視猶鈞天清都也奇兼之而齒少自好者羞之而將倚之以興堯舜之道非以厠鬼為殊麗而妻之者邪其友之號而抹者蓋有矣而宗元不悟竟以殛死死且不悟易曰遷復凶於赤尚何罪哉

題朱文公武夷棹歌遺墨

朱子蚤年肆其餘力於詩章字畫甚雄偉不凡而晚乃若不暇為武夷棹歌年五十有五時作吾儔叔厚父得遺墨寶藏之夫詩章字畫妙一世固人所共愛而朱子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而人之愛之也又豈直為詞翰之士而已哉萬世之後有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而余於其詩尚字也夫何

題術士彭時觀贈言後

相地相人二術一術也並隸形法家占筮以推吉凶則著龜五行之支与流裔耳漢儒序數術為六種而彭生涉其三吁何其多能哉彼儒而不通天地人者何如邪

跋樊教諭六峯

六峯臨邛山名邑校先生樊君墳墓所依也君去蜀四十年墳墓在萬里

外遂以六峯扁之寓屋以示不忘孝子慈孫之心也吾求所以藏吾親體魄者猶未獲而君悠然六峯之思烏乎吾目中亦安得見如六峯者哉

跋吳適可先世誥曆

吳守正適可持其先世誥曆示余曰某之高祖紹興登科初授迪功尉臨桂再授從事令通城官至正郎典郡而終曾祖受澤為總領所屬官祖貢禮部始餘臨川遷樂安父業進士教生徒至某益貧困大懼世緒之殞家藏臨桂誥身僅存至兵寇流離之際身与之俱罔敢失也一日至豐城權販有宗人名演字慶長就某行囊中索迪功誥一視因言往年有以從事誥并印曆質錢於先大父者惻然久之曰固君家物欣取曆歸于某某再拜受与初誥並藏之惟謹烏乎適可賢矣慶長又賢也雖然為人子孫於先世遺物何莫非所當保愛此身亦其所遺也而視他物為尤重適可栖栖旅泊衣食無所於給卒不易業猶以文墨議論奔走士友間不諂不屈不為一毫非僻以辱其身忝其先則適可之所以賢於人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跋胡剛簡公奏草

宋三百年權姦之誤國巨國者五初巨以蔡後巨以賈開禧之敗去巨無
幾然與寶慶雖未有巨國之禍然挾敵勢貪天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為
臣為子為弟之道則二凶之惡死浮於三凶當是時以小臣而敢於言國
家之大事以扶天地之常經者廬陵二胡公也忠簡忠憤激烈驚悚一世
剛簡援引故實敷陳倫理明白懇切不為危辭又不牴牾時宰而貽書以
感動之忠簡之言似賈誼剛簡之言似陸贄二公知愛君而不敢愛其身
一也夫人臣之告君莫其悟尔豈欲觸其怒哉夫子之請討陳恒也所以
告其君大夫嚴正而不迫如此後之忠節徇國者其尚有味於吾言

題樊敷諭齋名六峯

教諭樊君墳墓在臨邛六峯之下去蜀東南萬臨川乃以六峯名其齋居
之室蓋以故鄉不可歸識墳墓常在目其意豈不悲哉君昔以辟亂出時
也故鄉淪落於異國終其身無復有首丘之望豈料天下為一家也今則
東西南北舟車無所不通君歸故鄉易耳而未之能者資故也觀君之
所以名齋雖夢寐自嘗不在先人丘隴之側然轉徙艱難年踰六十無五
畝之宅百畝之田以養其生栖栖邑學掾苟升合之祿以畜其妻子且不

給詎能裹糧徒步萬里而一省其松楸哉此其所以益重無涯之悲也世
之仕者或生中州絕漠足涉大江之南養生之具取諸寄種種便利則依
依留戀市肥田美宅老子長孫於荆楚視其所自生之處如棄敝屣生者
是利死者何知焉人生天地間孰無所本始哉墳墓之思一也或欲歸而
不能或能歸而不欲其心之厚薄何如也

跋黃則陽藏鄒樸齋石壁詩

黃則陽出示為其大父所賦石壁詩求題跋於人是欲揚先世之美於無
窮也孝子慈孫之用心遠矣去之千載而其言立是為有以稱君之心也
夫

題余震伯撰父行述後

予觀分寧余震伯撰其父貢士君行述凡二十條且以四方之能言者繫
其後仁人孝子之心哉夫以貢士君之德宜有立而潛於時今而猶可以
不朽子之言立也雖然若是而已乎蓋將進乎是立如之何以身不以言
也身立則名揚而親顯矣震伯之所以厚於其親者庸有既耶

跋吳瑞叔藏舅氏墨帖

跋吳瑞叔藏舅氏墨帖

吳瑞叔父祖以上占籍臨川而母家在豫章其舅前進士魏君書山谷與外甥洪駒父帖遺之世謂山谷詩人耳此帖所言曰本以孝友忠信曰養以敦厚醇粹曰立身行道以事親曰寡欲寡言以進德曰思不如舜禹顏淵曰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充是言也詩人乎哉惜駒父所到卒未有以副其舅之所期也魏君謂瑞叔因是有省他日豈止駒父而已此意厚甚瑞叔勉之母俾後之議者如今之議駒父焉則非徒舅家之光抑亦吾宗家之幸也瑞叔勉之

題郭友仁佩觿集

書契代結繩以來歷幾千年而有郭氏佩觿蓋許慎之志臣徐鉉之益友書契代結繩以來有郭氏佩觿豈其家之傳器耶然前之觿有其名無其器而猶有所解也後之觿有其名無其器而亦無所解焉不惟無所解也人之解其所以解者方且累數萬言而未已何哉吁有所解而解人將以一智智衆愚無所解而解於人乃以一智愚衆智二郭之佩觿孰優曰後出者巧

跋蕭寺丞書梅山扁銘後

先漢梅子真尉南昌後漢梁元帝九江聲迹所暨人至于今祠之爲仙有山焉曰巴山或謂以叔元之名名之也有山焉曰梅山其亦以子真之氏氏之歟梅山有聶氏居其下清江蕭寺丞山則爲書二大字以貽聶洪父洪父卒授其從子誅夫寺丞公又爲作銘誄夫卒乃還昇洪父之孫方春洪父者儒也詠夫詩人也方春年少而才俊寶藏前代鉅公之字與文于茲三世矣雖然字以人重文以人重地亦以人而重也字之重文之重重在彼地之重重在此方春其思所以重其地者哉吾故舉子真以告庶幾聞其風而興起焉

跋誠齋楊先生學箴

昔人忘言處可到不可會還須心眼親未許一理蓋詞章特其餘君已得其最當知鄒魯傳有在文字外此南軒先生贈誠齋先生詩也觀誠齋爲陳氏作學箴其言如此則其忠於告人也尤厚於爲己賢矣哉屏山曾君陳之自出得墨蹟於舅家以遺其子其子志順篤於學夫苟因鄉先賢之訓而有發焉雖遠紹先聖之緒以無墜其世可也是豈在言語文字間哉他日當驗之於一唯之時

書秋山歲暮後

壬寅四月既望於龍溪康氏梅花吟院觀秋山翁戊戌巳亥庚子辛丑壬寅歲暮臯翁云嗚吾天籟發吾天趣若局局於體格屑屑於字句以爭新奇則晚唐詩也非吾詩也知翁此言乃可觀翁之詩昔衛武公年九十五而作抑戒編詩者附之大雅翁今七十八矣至武公之年猶及見其大雅之作

題羅縣尉遺事後

羅君士迪辭華足以擢高科才具足以仕邊郡夫文士之於同業也每忌之而輕心生焉武帥之於異已也每惡之而慢心生焉能使所同者心服而不敢輕所異者心敬而不敢慢非果有以過於人其何能致是惜哉時命之不偶而死於盜葬不備禮墓石未樹其子臨抱此戚不可解於心切切然圖其不朽孝矣夫予未及識之而詔吾書頌及當世蓋亦有辭有才者士迪為不忘矣臨也尚思所以成行立名而顯其親也哉士迪諱惠孺吉州永豐人戊辰進士及第任武昌節度推官夔湖鎮撫司湖北制置司幹辦公事所事參政高公達也乙亥棄官歸隱居十年死之時五十有

題彭澤尉解後讀書巖亭記碑陰

人子不能行三年之喪久矣俗頽禮廢之餘廣平和裕仲寬獨行之孝聞朝廷旌其門而授以官歷三任為江州彭澤尉尉解後怪石數十其間有巖舊傳宋時縣尉石振興宗教三子讀書其下豫章黃太史為書讀書巖三字境固奇勝因山谷字益重名士大夫多遊焉石刻姓名具存率漫滅不可識後二百餘年仲寬寔來芟剔蕪穢拂拭苔蘚巖前荒地廣輪二丈許可列坐作六角亭于外賦詩以落其成翰林侍讀學士王公德淵記之大德六年余如京師九月朔舟過彭澤宿水驛初識仲寬遂至尉解觀所謂巖亭盤桓而不忍去夫今之居官者務在刀筆筐篋而已仲寬昔為人子而孝於親今為人父而知教子讀書之為羨想慕前脩表顯為遺迹以示不朽蓋有本者如是其可以為良臣可以為廉吏可以為字牧之賢父母也宜哉

題孔居曾侍圖

古者跪坐席地夫子如今僧人坐曾子如今俗人坐各踞高榻固古然敬雖然此跡爾觀者得其心可也相對儼若非一貫曰唯授受時耶

題張仲默夢元遺山授詩法圖

張君未覺乃夢既夢乃覺恨我不識遺山翁耳

題董氏家傳世譜後

臺城董氏家傳元明善撰世譜虞集撰傳詳核譜簡明吳澄曰董氏世將也而昌有以哉孝友於家忠於國仁於民始也啓之後也報之天也抑有人焉語云成難登天覆易燎毛子子孫孫如萬石君世祀宜矣

題高縣丞去官詩卷

高文琬官于吾撫首拜久聞其廉且賢錦撫而於南城南城之民去思如此則余所聞猶信

題香遠亭記後

騷人以香草比君子獨芙蓉荷一品華葉並取非他品可齊至春陵翁命君子遂專美焉騷所列衆芳悉不得與夫蘭蕙蒹葭芍藥雜羅金菊桂椒胡繩楊車杜衡留夷可以縷可以幃可以眼媚俱有香也微風徐動達于數十里外而益清諸品有之乎曰無然則香固可愛香之遠者尤可愛君子孰不有德而出類者難也鄙使千五百歲而後春後翁生憲愈趨侯居

子人也名亭以尚友豈志乎近者所能哉持憲事能洗冤澤物蓋公之餘用云

玄玄贊葉跋

玄玄贊葉吳君信中詩也平山翁引曰復所以遊贊而返玄且曰一非贊玄而又玄斯贊吁玄又玄玄祖寔云是可贊乎夫玄而玄雖贊不贊也不然雖不贊贊也其共並作必觀其復君於祖教熟之而猶以葉授余謂余試出其贊以入于玄余謝非玄聖奚敢君師吾里空山翁平山翁翁友也師友固自成一家言二翁俱往矣弗獲與語以大契于玄同玄玄豈贊邪復可也復有二歛衆妙而一玄玄祖道經所云也散一方而衆妙玄聖易傳所云也二而一者也君跡玄祖而心玄聖其不達是哉

題西齋倡和後

宗弟此民教授待選留京師張野夫修撰賓而師之野夫家世文儒詩詞清麗固風塵表物暇日主賓吟詠多至累百蓋其意氣相似才力相當雲期川鱗不足以喻其適是以無倡而不和也余在京師時察其交道尚苟合強同者適絕賓之忠直主之愛敬始終如一而不渝此民得官南還休

依而不忍別追錄主賓倡和之什猶存五十餘篇野夫爲之引惻然興風俗日衰師友道缺之嘆嗚呼遠矣古之吟詠所以厚倫而美化言聲聲音云乎哉凡今之交有如二君者乎余將進之宵雅伐木不廢谷風可無作也

題茅亭詩後

關中白君君舉工詩余未獲視其全有人爲余誦一二巧妙穠麗錯諸吳楚歌謠中幾莫可辨蓋無復有古秦人之風風俗与化移易詎不信然然君舉嘗似中朝以直道不容退居嶺山之南渭水之北結茅爲亭朝夕其間若將終身焉及再出而勞郡縣之職則又能廉能勤能強立能堅忍能不憚驅馳略無絲毫驕情罷軟意真秦之人哉非是人孰可居是亭者焉呼余讀國風至秦每一章必三復或至流涕其慕秦也秦故周也畢原原上翁不作夢久矣何當從君茅亭入紫芝深谷問困黃綺用精爽今何如耶

題曾母墓銘後

故朝諱大夫監察御史東軒曾公之季子巽申与子之子衮同年生與有七年已教諭學巽申學子見其少有老器驚異歎羨其後每見則學與年俱進如春山之木當路嘉其文行屢薦之浸浸向用矣前應奉翰林文字陳郡閻宏爲其母丁氏撰誌銘予讀之又知是子之才且賢也繇母訓而然嘻孟子亞聖以有母故人稱孟母至于今以有子故巽申若希孟子是使其母爲孟母也孝孰大焉勗哉

同知英德州能侯墓誌後跋

英德能侯洮毅重厚其施於時者八年教育之德其垂於世者六傳編纂之功若東廣一道若英德一州俱未獲展布而以憂以疾去昔也豈天固靳之而留以遺後歟內翰修史盧公之叙事約而周蔚而覈無飾美無蔓辭可謂不愧幽明矣墳表經走數千里而得此庶其快於心乎墳真孝子哉

九臯聲跋

鶴鳴于九臯其聲上聞于天然猶未離乎人間也倘与飛仙相頡頏于九霄而其聲遠聞于天下九霄之聲又有超於九臯之聲者庶翁詩挾仙氣非人間所得留願洗耳以聽其一鳴

沔陽尹氏家世跋

自昔荆楚多奇才劍客其氣勁其才可用異於江以南之俗沔陽尹氏避地南遷初寓豫章之吳城鎮繼而居臨川城中居士君年老愛仙佛言不肯阿隨其子仲富善談辯優幹略有排難解紛之長浮湛州縣從事幾三十年同時自京襄南來者或至顯官俱其親故也而尹氏獨安其分無攀援嗜進之想噫茲其所以為荆楚之人与仲富字伯壽其子孫日蕃衍云

題徐雲韶雙喜

翩翩蛺蝶或申或卷惟蟲能天任其自然而無所憂也既無所憂何者非喜

題卧龍圖

謂其卧與則已見矣謂其見矣則非龍也雖然能大能小能有能無蓋不可測而可盡乎所翁可作吾將問諸

跋熊君佐詩

豫章熊君佐嗜自好雅淡能自執於一切世味之中是以詩似其人其草木三天香若花盡春容瘦不事雕琢而近自然細評今古難為別則亦不

能窺其何如也

跋聲齋集

清江楊氏名其讀書之齋曰聲猶元次山自稱聲復云尔其詩詞甚清渾其為逃禪翁之諸孫文學君之令子真可謂不墮其家聲以名齋之名名集表斯集為斯人所作也非有意義而人人因其名以序其文曰聲曰不聲曰聲而不聲曰不聲而聲或曰聲於俗或曰聲於命累十百言反覆繚繞而聲之一字不舍置噫是豈所以評詩詞也哉然則作者本為明順之辭而序者未免頽僻之見聲者其誰乎

皮昭德北遊雜詠跋

秦蜀詩非秦蜀以前詩夔峽詩非夔峽以前詩昔之詩人則然清江皮昭德少學詩得老杜句法前作固多佳大德十年秋如京明年夏南還北遊雜詠一編視前作逾超蓋詩境詩物變眼識心識變詩与之俱變也宜非素用意於詩者何能因外而有得於內若此哉計其一往一來半載間尔往而過呂梁洪也曰豈知極深畜噏險莫倚波面如鏡平還而過徐州洪也曰洪中平無濤不見湍石激觀乎此不但詩進而學亦進矣

題趙天放桃源卷後



臨川吳文正公集

卷之五十五

支言五

重編

題跋

題厲直之行卷

以孝為行以溫柔篤厚為詩則遠之事君授之政而使於四方何施而不可哉

題兵節婦傳後

余每愛東平李公之文章覈而辭達不藉難識之字難讀之句為艱深蓋庶乎可進於古之作者其序晉城王氏節孝始末旨矣人知吳為節婦寧為孝子者公之文也嗚呼好德之心人人所同苟可以學人倫裨世教君子尤拳拳焉善善所以示勸惡惡所以示戒施之於政託之於言其功一也王氏一門之令德如此為政者未能旌表以厲當時則立言者為之紀述以厲後世曷可以已乎抑聞令德之家有餘慶起宗勳者之孫孝者之子尚思樹立以光其先德哉

題廬陵公楊邱徐沛郵保樓桑涿鹿八詩

三閭大夫既放逐知宗國之必為秦所有感觸憤悶而有聲盡其辭而後死讀者至今悲焉然其時郢尚無恙也若廬陵公北行之作於古今廢興存亡之際痛慨如割殆與麥秀松柏之歌齊其哀此時此情為何如又豈三閭可同日語哉德庸得此卷於燕之館伴者讀之欲不作前生廢書狀其能乎

題瓶城軒後記

余有守瓶防城法即孟子養氣持志之學夫子之欲無言與無意則其究也他日坐瓶城軒中相視默會此解

題劉中丞事蹟後

故御史中丞劉公剛正聞天下鬼神所畏也自古邪正不相容如水火彼兇邪稔惡自知不為正人所喜公未深嫉彼彼已深忌公意誣搆擠陷公以至於死或謂公之死傷勇嗚呼此鄙夫貪生惜死不顧羞耻者之言也以耳目重臣無罪而被逮問浮雲蔽日如此豈善類可望生全之時耶使公不死忍耻以對獄吏奚翅理色辭命之辱假而得生亦減獲婢妾苟免者所為耳若公臨絕之音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人孰不惡死不曰所惡有甚於死乎公之所以寧死而不辱也公死之明年余至金陵所聞與今霍侯所記合公嘗持憲江西有遺愛其後識公於吏部尚書出使時讀此卷投淚而書其左

書胡氏隱几堂

胡瑾器之築一室隱几於其中噫子知南郭子綦之喪我乎不知誰是我復以何為几彼無可隱此無庸隱我之外有几為隱之之具几之外有空為隱之之所我我相形將不勝其多我矣是豈令之隱几者哉無我焉用几無几焉用室然則如之何曰室之用在無有謂余不信請箕子綦

跋晦庵先生禮書

偽學之禁嚴甚而拳拳禮書昂置彼李斯之師固曰禮者偽也

跋魚圖

荷枯水冷萬意俱秋而圍圍洋洋從容自得如此知此樂者其誰乎

跋黃寺薄與媒氏帖黃帖附

吾儕我輩嬰婦則但願能承宗事敬禮其上而慈撫其下家道既昌莫

大之利不然雖堆金積玉百兩盈門何有於我哉嫁女則但願往之
此帖僅存半紙吾里寺薄黃先生之門子將成昏禮時以與媒氏程子建
其言娶婦嫁女豈特一家一時事端可為天下後世家範所言內外上下
尤足見先生家道之懿黃氏子孫多賢而家方昌豈偶然哉

題楊開先講義後

為文辭敷演經意詞之於稠人廣坐之中而使之聽謂之講義蓋自宋末
始盛前無有也余未暇論其有益与否而不能不於其弊有慨焉夫子嘗
云辭達而已矣夫以精深之義理而託之於辭以暢之雖甚善於言難必
其不粗淺也况遺辭而不足以達昔人精深之意則昔之昭昭者於今而
昏昏矣可哉余讀建安楊開先講義篇明白諳複無滯辭無昧意說經不得
已而用此法若是者余其可無慨也夫

題廖慶瑞詩後

廖慶瑞以環中名其詩夫莊子邵子所謂環中者苟直有會焉真有得焉
則詩可無也慶瑞蓋不溺於俗學余故為之言

跋石鼓歌後

凡古器物古有之而後不復見者比比古未之見而後必有焉者往往可
疑六一公謂石鼓可疑有三余嘗至燕都孔廟前草莽間手撫遺迹踟躕
久之令又見此刻文裝楷甚整附昌黎東坡二詩于後余於是而深敬宗
茂之好古也宗茂多蓄古文字蹟名畫而家無餘財其格如吁是豈可為俗子道哉

題謝德和詩後

盱江謝德和以儒談吏剛廉明敏持身者固龍嘉之其詩如利刃健斧所
向直前不識盤根錯節磊磊落落無終老他心倪倪意觀此文可以知其
政云

題歐陽世譜後

文忠公撰歐陽氏世譜載在文集行於天下如揭日月人所共見公之子
孫留穎而二百年後求豐之齋以此石本示余余何人敢贊一辭
哉噫歐陽受氏以來歷用書法皆隨著至公譜之始次顯復有如公者出
當有續譜行世歐陽氏子孫勉之使余識者惟梅山人言翁也

題撫州陳教授東山卷

上饒陳君隱居東山之下其卷以論仕矣廣平李文節書東山二大字以贈

之官必挾以自隨是其志未嘗一日不在東山也夫伊尹之於莘呂望之於渭諸葛之於南陽苟不過湯文王劉玄德則終其身而已偶逢其時行其道而豈有心於仕哉陳君兩食學官之祿而閑散林野之趣儻然猶如東山時其仕也蓋非世之徇物忘己者比處則負重望出則致大用謝安石之東山如此文郁之贈有以故文郁愈江東憲事五年代者不至自免去耕牧大江之北其交也不苟觀其所與可知其人而不待以他事徵也

跋牧樵子花再

人與歪飛草木之屬貌像姿態萬之又萬莫可勝窮而無一同者畫史乃能以筆擬之清江牧樵子寄予再寶四小幅遠視真以為宰物所生也充齋皮公稱其傳神之筆如化工且得相人之妙若鄭圃君子見之當亦心醉夫生物之巧自已出而別其所生貴賤壽夭賢不肖何如易易事尔然予嘗命畫者畫予輒閱筆命相者相予輒減口或強作終不似強言終不應何也物之生曲盡其巧獨予之醜惡無物可比蓋大巧所外則畫者之手相者之目無所施其法也宜抑又安知予曠昔所遇未有如牧樵其人者乎何時於清江之上聽牛背之笛和谷口之歌以予示之

跋牧樵子花木

宋代經學公是先生為天下第一南渡後作古文良齋先生為天下第一下至曲藝微巧如逃禪翁之梅亦然更數十年牧樵子花木當與逃禪翁梅同價何清江才人之多與

跋牧樵子鶴鷄

往年冬在京師日以此充旅食之羞今得此十數把玩于手活動如生其悅吾目有甚於悅吾口者

跋黃祖德廬山行卷

左湖右江界截地球其氣盤鬱無所復之聳接突起而成至高至大之山此廬阜所以為江右第一其峯嶺泉石之奇晨日陰晴之變日光月華雲情雨態煙霞霧縹緲萬狀固宜為仙聖所巢梵釋所都神靈之奧宅鬼物之幽棲而供高人勝士之遊者也余嘗東沿彭蠡西趨大江舟過其下思一造其間以極起絕偉特之觀在華二十餘年此志竟未遂也而浮山黃祖德一旦先之行卷紀遊覽次第及唱酬題詠數十篇蓋有此遐趣有此妙筆然後能追白蘇之迹於既往不然心與境遇目與心遇累累至前

而誰與頌會誰與發揮古今遊者不一而能若是遊者幾何人哉附記所見塵間遺蹟所聞方外異談一一皆可喜可愕之事余雖不獲從祖德後已若在此山中矣雖然非天復身歷終與親見親聞者迥隔余將必遂初志先至先知者能為之遊乎祖德曰諾敬題卷左以訂後遊之約

題四清堂散人家乘後

大德九年六月八日癸未居士易君伯壽甫卒余既哭而退越三月其門人醫學教諭鄧焱為其於清來言清將以十有一月十有七日巳未葬父于長安鄉福作里之墓背父平生大槩有自述家乘在先世名諱辱先生代書之卒葬月日不可不補記也清斬焉喪經中不能踵門敢因內兄火狀如商山老人間暇過從自樂所樂蓋難在世而實遺世制參卒之年余留京不及哭今及哭居士焉嗚呼耆舊盡矣居士德稱其齒八十有五無疾而逝允好德者終命者

跋汪如松詩

止如松詩喜淡而於花獨愛梅此趣高甚卷五末唐所摘五嘯已得之集

內哭碧梧哭文山哭疊山訪李養吾四題能效老杜八哀體作四哀四篇又當照耀千古

題沛公踞洗圖

古今率謂高帝媢誠有之觀其師子房將韓信相蕭何亦嘗媢乎無也然則此畫得其媢士之一短耳其知人之長誰其畫之

跋樂氏族譜

撫州登科記宋初自樂氏始少保公十八世孫淵咸淳末與余同薦名于禮部嗚呼古人以與國咸休為期今時代已革而樂氏子孫福澤猶未艾所謂盛德必百世祀詎不信然

題金谿吳節婦黃氏訓子詩後

金谿新田前貢士吳君叔可甫第三子恭發之婦黃氏年二十七而其夫遠賈溺死黃氏守共姜之誓長其二子一女俾有室有家年且五十矣作教子詩三十韻以勗其子嘗後子辭義蔚然不忝曹大家節操文學子兼有難已其從孫綏錄以示予予嘉嘆焉予仲子家之婦亦生於至元壬午及至大巳酉余子喪時有孫男一孫女二少者才二歲今各嫁娶畢此婦與

黃氏婦德頗同但不能文尔

跋曾翰改名說

乙卯進士李路戊午進士李岳往年從予遊病其名之不雅馴予為更令
名更名後二人各登進士科或以為所更之名吉予曰不然士之遇於何
年也蓋前定名之當為何名也亦然定皆天也觀豫章熊先生夢中為其
門人曾仲巽更名曰翰其事甚神斯殆未來之先兆形見於夢者尔仲巽
用所更之名應舉庚申初試未驗癸亥再試卒驗熊於夢中更仲巽之名
予於覺時更二李之名夢猶覺也覺亦夢也其名之前定久矣非熊與予
之所能更也借人之口以發天之機也仲巽名在泰定甲子進士第三人
既與熊之所夢所說符矣他日恐如熊之所期固仲巽分內事也熊以仲
巽與貢之年五月逝惜哉不及見其夢其說之驗云進士唱名竟吳其識

跋王令有人耕綠野無大吠花村圖

金谿令王侯才鄉慈祥和粹十年乃得代邑之士奉此圖以贈別有人耕
綠野無大吠花村何謂也謂田野闢盜賊息于以見侯之德云尔侯歸金
谿宰龍泉四年惠愛如金谿縣龍泉宰崇仁不數月雁無妄之禍而去河

崇仁之民獨不得如金谿之民哉

題郝令德政碑後

大德六年秋予過金陵人稱御史之才必以盧龍郝公子明為最聞于天
朝特陞五品僉江西憲事按治所及文毅貪悉無所容二十年來攬轡澄
清之人鮮或有是十年冬予至豫章初識公公前令樂壽時庶明敏惠靡
政不舉民愛之如父母既去所有去思之碑前代御史之宦多有親民而
選匪獨國朝為然蓋以其譜下情周庶務謹密詳審而非徒擊搏苛察之
為能是以賢邑令即方御史也公於前之撫字也可愛如彼於後之司臬
也可畏如此夫威奸貪所以慈吾民其心一而已矣誰謂令之可畏非昔
之可愛者哉

跋曾氏墨蹟

吾鄉文物之盛無踰曾氏一門者南豐兄弟之後有擬燕爾景建焉解齋之
聞孫廣賢袖示先世墨蹟讀竟為之暢然噫樂其所樂憂其所憂安得復
見斯人也哉

題斗酒集

古豐城有寶劍焉沉鬱地中其氣上衝于天光怪四達至發泄變化乃已地之靈鍾而爲人人之未用世猶劍之未出土也故近年往往多能詩之人人人負斗酒百篇之氣亦其沉鬱於下而光怪之不能自掩者方將百篇百篇而復百篇然則何時而已耶其必遇有識者取去進之國相則此光怪陸離於華蟲黼黻之間其不鏗戩而和璜琚玲瓏之音乎

跋吳昭德詩

萬松吳昭德奔走宦途萬里如咫尺歷落未遇夫必於進入者文輝婉軟嫵媚巧佞如脂如韋困於時命者志氣雕喪沮抑摧折如枯如萎而昭德不然其堅心勁氣飽經風霜冰雪而顏色自如真有似於松也故其詩象之仿古作序記趨時爲駢儷亦皆可觀不以其身之未昌而其言与之俱余以是而知其中之有所得未見其言之昌如此而身有不昌者也昭德名德昭番易人蓋番君之苗裔云

題李縉翁雜藁後

往年余見李縉翁詩而未見其文也今見之而驚焉而喜喜而懼何喜喜若人之有斯作也何懼懼時人之莫之好也噫唐宋六百年間雄才善學之士山積能者七人而已不其難乎近年人人奮筆不讓又若其易何哉然其最不過步驟葉氏孰有肯闢七家門戶者余安得不爲縉翁喜而大喜未必諧於里耳則亦不敢知也余竊有問子於何處得之荅曰喜讀大蘇文夫如是宜其然也雖然勿於其實勿恃其光益漸其相益加其膏如斯而已矣

題峽猿圖

遷客羈人偶經是處忽聞哀啼一聲不覺心碎淚下殊無今茲展卷把玩之樂境一也而哀樂異何哉真幻異也雖然何者非幻

題李皆春疏頭後

廬陵李皆春少喜讀坡文其文甚似之而未有知之者世無歐陽公則已若有終必知之坡初出蜀時家貧無貲老泉公自作書請于當路竟賴其力以達京師而成其名今皆春之北行也貧尤甚老且孤矣豈復有能爲請于當路者當路乃能代爲之請于好義之家此又坡所未嘗有也是行必有遇矣其達于京師而成名也可數日以俟余願諸君子有以速其行也

十公遺墨跋

周趙楊朱呂陳崔十公十四帖揚子直羅子行家所藏今靈陵王氏得之
嗚呼宋季名流斯其極矣寶之者豈以其翰墨哉若人之器業若人之學
術若人之風節不可得見而見此焉爲之三復而歎歎

題野航謝公遺墨後

玉溪謝從一父以其族父野航公元日詞一首除日詩四首示予墨蹟宛
然得見前輩之流風餘韻更革亂離之際人間何物能有而此紙獲存異
哉從一父之子携以客清江鎮寄於逆旅主人而他之大德丁未冬鎮大
火延燒數千家主人所有靡孑遺獨於烈焰中全此以還昇火後往索而
得之疑若有守護者然昔顏魯公字所在必有雷神公之清節勁氣視顏
無愧則有神物司其字也亦宜余之諸大父從公一門兄弟游嘉定甲戌
族曾大父與公同試禮部咸淳庚午予又與公之孫同預鄉貢而從一父
折行輩與余爲文字交於謝氏可謂世好矣故與公之片文隻字悽然感
愴如見先世遺言云

跋誠齋楊先生易傳草藁

誠齋楊先生易解板本行天下久矣王若周得其草藁有序及泰否二卦
凡先生親筆改定之處比初藁爲審獨初名外傳而後去外字余謂當從
其初蓋易之道廣大悉備無所不包程子被之於人事所謂一天下之動
者由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至此極矣朱子直謂可與三古聖人並而爲
四非過許也楊先生又因程子而發之以精妙之文間有與程不同者亦
足以補其不足然皆推行易道之用而經之本旨未必如是人以國語爲
春秋外傳非正釋經而實相發明今先生於易亦然故名曰外傳宜

題跋

題劉愛山詩

至後八日天寒閉高有客及門啓高出迎髯翁姓劉世居廬陵愛山其字濟翁其名諸公貴人禮為上賓以其能醫以其能詩醫有還童却老之方詩有去文就質之章余愛其方而不敢嘗余翫其章而不敢忘誦者琅琅聽者踳踳雖窮冬沍陰而春風滿堂昔歐公於詩尊韓柳杜嘗云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韓必不肯道或應之曰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非此類也邪歐遂語塞然則杜為詩家冠是固亦以如此詩而鳴於盛唐况其集中如黃四娘家花滿蹊如南市津頭有船賣此類非一蓋杜詩兼備衆體而學之者各得其一長翁詩不專學杜而与此體合聲情自然不事雕鐫衆之所同其籟以人翁之所獨其籟以天

題孝感詩卷後

於乎孝豈易能哉。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門人嘗問夫子可以爲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爲孝。答曾子之父亦聖門高弟，樂道亞於顏子。曾子之事親極其孝矣，而孟子僅以爲可。豈謂曾子之孝爲有餘哉？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其所當爲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唯恐或貽父母羞辱。逮及啓手足之際，然後自喜，其可免於此見孝行之難也。晉王祥以至孝之子，遇至不慈之繼母，每嘗使求所不可致之物，隆寒冰凍而欲生魚，祥唯命之從，將去衣剖水而偶獲雙鯉，以塞其母之虛。鄉里甚憐閔之，幸其得解，以爲有天助，故推言其孝感。至若州守吳侯之賢，暨其子少府，可初之賢，吾所知識一家，孝慈和氣，諳如胡可，援祥奉不慈之母，爲比圖買魚，供親饌，而巨鯉出，適然而然。尔交游之友，附會王祥故事，驚異奢美，稱其孝行之能，動天形諸歌詠，累累諛辭，益友固應如是。夫澄与州侯父子素厚，不敢然也。願少府思孝道之難，盡愈勉其所當勉，而以曾子自期焉。

題鄧立中所得贈言後

吾郡鄧清曠以詩名，其子立中爲臨江書院諸生。已而試吏，不相聞廿年，餘忽解后于豫章，將赴龍泉，典史出其所得贈言一通，示余其間，蓋多隱

吾肥遯之士，余讀之曰：異哉！夫巧於仕進者，其求知也必於有權，有勢有位之人。今立中不彼之求，而此之好，觀其所与言類，皆理義之談，規誨之語。立中既樂聞之，又珍重之，如護至寶。然於是而知立中之識其度，越輩流遠矣。夫自儒而吏者，一措意乎刀筆，篋篋之間，心術變移，与疇昔殆若二人。今立中不以儒之言爲迂，不以儒之行爲拘，方切切求益，而將以之津已治人焉。於是而知立中之識其度，越輩流遠矣。古昔設官治民，司其宗牘文書者，曰府曰史。錄周以來，未之有改也。國朝又於府史之上，設官以總之，典史則一縣府史之總也。百里之內，凡民事之逆復，官賦之出入，無不掌其所繫，亦不輕矣。立中之爲人如此，則龍泉之爲邑也，其庶幾乎余既喜彼邑之得人，不貽彼民對文喜吾郡之有人，不貽吾徒羞。又喜詩人之有子，足以爲清曠翁之光，故爲題其後。

題須溪劉太博贈彭真觀爲兩書院後田序後

彭真觀復鄉校久失之，田耕之至今，士類以養其功，茂矣。此知真觀之小者也。真觀自耕寸田，旦暮不輟，苗而秀秀，而實觀其自養，不爲養他人，口體而已。是豈人之所得而知哉？治已之田，將無暇於芸人之田，不然何以

為真觀

跋唐國芳詩

觀子之貌令人也觀子之詩乃如身數百年前唐人相對如夢偉哉識趣進學力進子詩可仙

跋文信公封事

信國丞相開慶封事比處簡胡公紹興封事尤懇惻周盡胡初以罪謫卒以盡終惟公不幸值國運之去他日一節難於忠襄以一身而備二忠之事偉哉王若周以公手藁示予讀之泫然

跋楊補之四清圖

尚書月湖何公之弟之子竹居君好尚清雅得楊補之梅蘭竹石手卷一於從公游宦時編求鑒賞紹興癸丑錫山尤公等七人題字于左而此庵羅公有書嘉定庚午吳興沈公等十人題字于左而梅亭李公有跋何羅李吾鄉三先達二次一十六人同觀者一時鉅公至今見其姓字莫不竦然天補之墨戲有名不待他人鑒賞而後重竹居君猶拳拳借重於人惟不及蓋貴游習氣如此君後以此轉授子婿表主一兩家寶藏之且百

年餘主一又每持以示人意度一如其婦翁所謂冰清玉潤者歟

書何此堂詩後

此堂何先生壯年擢甲科而有學有文一時莫不竦慕尚記戊辰歲私塾課誡先生選余一論為第一所以獎借期待者甚厚惜居遠鄙弗克朝夕左右請益先生亦復去家而之官初任永教再命江東運司之屬而卒子始三歲扶櫬及家而時事異家亦毀焉於是平生著述漫無一存子伯大既長惻然痛父書之不可見此片紙乃永教時勸進求士之詩得之如獲拱壁然噫此孝子之至情也伯大質美行粹而力於學必將卓然有立以光其先余也願與伯大共勉之以不負先生疇昔獎借期待之意云

題百魚朝一鯉圖

此圖侍郎李公得之於成都故以八印印其左一大服百小公乃病其木化何也夫大猶未離其類化則出乎類矣苟至於化能大能小能有能無尚何以一服百之足言

題侍郎李公畫像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公然朝夕升其堂如見其容焉固不待拜遺像而

後致予之恭也

題柳山長墓誌後

通守之子能業進士與丞相游如兄弟然時既革而家自如志不挫身不辱壽且考終有子克紹其可謂吉德之人歟前年識其子元善今得丞相之弟所作誌銘為識其末

題陶庵邵庵記後

往年嘗於吾廬之側治一室真文成張司徒靖節陶徵士希夷陳先生康節邵先生畫像其中晨夕瞻敬後以寇擾弗靖遷徙不常而廢吾友國子助教虞伯生取靖節康節二賢之氏名其庵與予意豈異也夫二賢所志所學有未易窺測者於其言語文字之遺時或瞥見彷彿焉至今尚論其人不過見所能見而已身之所寓心之所會要不可一槩齊而其所以同者一也予欲合陶邵而為一蓋有世內無涯之悲而亦有世外無邊之樂悲與非有為是悲也樂與非有意而樂也一皆出乎其天予又欲并悲樂而兩忘之則庵亦可無也夜根其靜晝握其動首擊手而尾應風起而水涌有能從吾伯生控浮游以上征者乎

紹陵賜楊文仲詩後跋

咸淳間將作監楊公文仲兩侍經幄所得賜詩如右不十年而歷改一元肇始大原壹正八字者詩千語幾若讖語異哉喪亂流離中公之子歟翁罔敢失墜戊辰己巳至今踰四十年奎畫如新公之孫紹祖出以元示嗚呼宋三百年禮儒臣尚經訓前代莫及雖李世家法猶未替天命之與人文固藐然不相關歟

題進賢縣學增租碑陰

士大夫治官如治家則何事不可辦官府學校之間大率視如傳舍苟且以俟代去孰有視如家事者哉進賢學產隱沒虧折前後學官安視而不經意教諭萬君始搜括究竟采革其弊學計頓增然萬君能復其舊而已非有所增也什一中正之賦通古今可行至今官之取於民者不過此惟豪民私占田取其什之五以上甚矣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十五以上耕者不堪逃亡荒廢者過半於是官抑配於富戶以取贏焉學產與公田一也其賦雖不能如什一之輕幸未至如豪民之取而姦民或增租入以餌職掌之人而求奪佃子提舉儒學時凡若是者必沮遏夫萬君有

功於進賢之學而予慮規利者不知大體緣是以增相為能則是厲民以自養也其可乎故題其碑之陰一以示勸一以示戒云萬君有理財之長視官如家為洪郡學錄值洪學弊極予欲移其施於一邑者試之於一郡而同列不悅之遂不果

題彭學士圖書講義後

彭方升早擢科第晚為學官咸池浴日之初在京師版授太常博士居之數月棄官而歸來臨川示予太極圖通書講義一編善為文辭以發明朱子註義敷暢條達亦多有警於學者語焉而詳既有之矣擇焉而精更加之意焉他日所得文不止如今所觀

題吳德昭世家譜

世家譜可為而作也使為人子務者知所本始也吳自太伯居句吳為一初開國之祖季子已延陵為百世受氏之宗源同流分曼衍乎天下番易宗人以番君譜示予觀之油然而尊祖敬宗之心吾夫子稱太伯之至德太史公稱季子之仁心慕義俱以其讓也讓者禮之端予願與德昭共勸以無忝於先德

題戰國策校本

戰國策字多脫誤予嘗欲合諸家本校之而未及後見鮑本喜之然其篇題注義頗有乖繆廬陵羅以通悉心考訂定其篇章補其脫正其誤釋其大意譜諸國之年冠其首九鮑氏之失十去八九讀此書者得此庶乎可為善本矣以通於經亦有見非止精專此書而已

題貢仲章文藁後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強其言蹇澁其句怪澁其字隱晦其義而后工且奇噫茲事微矣名於宋者五而已亦惟艱哉仲章江南之英與吾善之伯長俱掌撰述于朝各能以文自見蔚乎其交陰炳乎其爭輝予有望焉予來京仲章將有上京之役示予新作數十溫然粹然得典雅之體視求工好奇而卒不工不奇者相去萬萬也讀之竟喜之深書此而歸其表夫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旁有所參韓柳氏自陳其所得甚悉暇日善之伯長切磋究之又必有以起予也

跋李氏家集

番易李周鄉嘗聞詩法於南康三馮又嘗見莆田劉潛夫故其詩多可傳其從孫南甫哀聚得數十篇而以周鄉之兄之父之大父之曾大父凡生平吟詠可追錄者冠其顛其從祖祖父及其二從祖兄所作亦附載四世八人詩百餘首標曰李氏家集汲汲然欲存先世之美惟恐或泯沒廢墜也予於是而歎南甫之孝愛遠矣哉周鄉諱敏實其曾大父曰新諱祿大父信夫諱季先父君誠諱嘉績兄宋鄉諱敏求南甫名元宋鄉嫡孫也至大已酉予貳國子監南甫之弟亨克國子伴讀出其家集視予李氏累累以儒科顯宋咸淳間有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事諱雷奮盛德君子也予嘗辱知焉八人之中其一恩補初階官其六俱由進士貢特奏名者一正奏名者一至于今遺教未替身也不遠數千里官學京師他日歸兄弟自相傲勵尚知所以光其先世又有當求諸內而無事乎外者謹勿怠

題蘇德常誠齋

廬陵楊文節公學行文章為一代儒宗號誠齋先生孝廟親灑誠齋二字以賜其註易也與伊川程子並行世稱蘇楊詩法其古文儷語與丞相周文忠公相頡頏二家各成巨製曰廬陵二文文集晦庵朱子於人多所

譏評少所推許而於文節公揚其美贊其詩章書翰倡和往來敬禮而凡事之尊之可謂至矣唯獨不滿其名齋之義南北相去不知其幾千里也後百餘年元氏蘇德常又復以誠名齋而采亭楊君為書其扁夫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而號則同矣德常能儒能吏主縣簿判錄事司居官廉能未六十而勇退則亦有可稱者焉矣朱子不以文節之號為可而予不以德常之號為不可豈與朱子異見哉朱子之意以為誠者天道非聖人不能當是則固然然誠者實之謂也全體之實誠也一行之實一言之實亦誠也不誠無物蓋無一物而非誠猶水之在地中蓋無一處而無水必曰大海而後為水可乎况人之取一字以名齋者非必以已之有餘而為此夸示也大率以已之不足而致其勉慕焉耳誠者聖之事人人可以希聖勉慕乎此以名其齋亦何不可之有

題常道士易學圖

眉山則堂家公如箕子歸周而不仕周其外孫臨邛常君不肯為農為賈為胥為史以賤辱其身而寄跡於老氏清靜之教公遂為言老氏所以同於吾聖人之易者而并及陳邵周子之學所望於其外孫者不其遠乎常

君籍記外祖之訓罔敢隊遺述一圖以廣義文八卦之說可謂不羞其先世不忝其外氏者矣邵子曰老子得易之體又曰孟子得易之用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家公有焉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常君有焉祖孫之所得於易者如是邵周授受之次則頗與予所聞異予所據者邵子文所記陳授穆穆授李李授穆親授於陳而非轉受於种也种亦得陳學之一支傳於南方劉牧承其緒或以周子與牧同出此一支者非也周子之學乃其自得而無所師授至謂穆傳之周尤非也朱子發進易傳表蓋踵訛而失其實何也周在南穆在北足跡不相及也何繇相授受哉雖然不足深辯也予願常君忘言而用易忘多以體易言可忘也象可忘也之瑣瑣者又奚足云

題朱巨觀道宮薄媚曲後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惟子瞻贊太白真介甫贊子美像能待其似蓋蘇學李三學杜知其詩是以知其人也金儒朱瀾巨觀效黎園十曲贊杜有為予言朱之為人及出處者予讀之悲其志云

題羊舌氏家傳後

禮不忘其本君子謂之仁何也以其心之厚也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衆民知父而不知祖人之本乎祖也非心之厚者其孰能推本而不忘羊舌氏垂二千年武義將軍繇東平徙固安恐墜其氏諱諄然命其孫孫禮承大父志南走山陽訪求宗人旁攷譜牒以明所本既不獲則姑述所知託諸能者著家傳以傳信用心不亦厚乎禮字吉甫號木訥翁夫親木言訥質之近仁者也即此一事近仁可知矣又奚待稽其親與言也哉司業尚文蔚亟稱其賢故予為識傳左

跋趙運使錄中州詩

唐人詩無一句一字不切題者宋詩蓋不能然夫詩或言志或寫情或感時或即事固各有當而詠物尤難於精工運使趙侯以近世中州集錄出七言八句三十七篇畀王子寧俾初學不至失於支離由此可入唐詩門戶矣

題陳德仁通善解

聖明諸弟子聰明卓識者顏子為最子貢亞之然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為不可聞何也聖人教人隨其資質所可到未嘗躡等陵節而語此其所

以不可聞也晚年贊易始發性與天道之秘率皆當時弟子之所未得聞者濼溪周子生於千載之下不由師授默契道妙本夫子贊易之旨作太極圖通書蓋幾於生知而可比聖門顏子矣新安朱子訓解周子之書亦既該備里中陳德仁篤志於學道經釋典俱頗蒐獵又取通書敷暢其言俾讀者易曉良可嘉已予嘉其志之不九而期其識之詣極也故書此以勉焉

題蔡人傑詩後

人未易知也蔡人傑清俊好修余喜其標格而未知其詩今始見之五言若古體若近體之言若八句若絕句殆無一不中度恃才任氣狂呼亂噉者豈知其字字句句不苟哉蓋自石山簡齋二陳法中來而無摹擬蹈襲之迹學詩而若是庶乎其可矣彼皓首苦吟或不能通其解余言非過知詩者誠觀之

題宏齋包公巽齋歐陽公遺墨後

王谿翁嘗登盱江宏齋先生廬陵巽齋先生之門予於二先生皆聞其風而不及識今見翁所藏六詩一書如是其又焉得包之卓偉則於道可以進取得歐陽之醇厚則於非道有所不為觀者因是踴躍奮迅以瞻前修可也豈可但珍其遺墨而已哉

題跋

題致堂胡公奏藁後

致堂胡公此書忠直敢言似賈傳至今讀之流涕清江曾忠節公娶胡公孫女封新平郡夫人藏此書藁有塗抹改竄字易世後弗能有曾之曾孫以授長樂張圻得其判而闕其前其前幅余及見之於豫章蔣鈞之家一家各寶其所寶嗚呼安得好事者合而一之乎此書建炎己酉歲上第三已酉歲人觀于第四己酉歲之前二年人為誰臨川吳澄也

題長豐鎮廟亭誌後

以廟貌祀先聖先師禮數前世未之聞也民間立廟設像如郡縣禮數近世未之聞也古莫長豐鎮張儀父知綱常所繫歸功於聖人廟焉像焉以示報本郡守縣令嘉其心春秋仲月上丁日分僚屬詣其廟行釋奠禮絲是一方之民知所勸俗為之移其於世教不無助也是以談者尚之嗚呼

古者飲食必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每歲八蜡雖百物之微無不報仁之至義之盡也有家者祭戶竈門行中霤有國者祭社稷及境內山川有天下者祭百神至尊至重者皇天后土也夫孰非報本也哉然而各有分限何也曰禮然夫子之功如天地豈直四方百物一飲一食之所可比王仲淹有云太極合德神道並行吾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然則人人當知所報也而報之有其道張氏之心誠厚矣而郡守縣令之嘉之也亦宜雖然予之所期進乎是因報本之心而求其所謂道者考文以益其質循名以得其實於事之已然理之當然洞究而無違知道之在是而報本之心將日加厚焉而不能自己其真見卓識有協於禮蓋不待於予言也

題晉周平西政勸圖

剛惡之害人類蛟虎柔惡之毒人類蛇蝎以過遷善之勇唯剛者能之周處少年之惡剛惡也是以一悔悟間為善如此其力千載之下觀其圖尚慨想其風烈人亦何憚而不為善哉世之予不惡者藏戈矛於談笑中而終身不知悔悟文周處之罪人也

李宗明詩跋

予在鄉與豐城諸詩人游憲使陳公遠矣在石揭養直若趙用信若蔡徽胡璉楊倭斯鐵中之錚錚者來京師又見李宗明詩胡蔡趙揭伯仲間也豈非猶有龍泉太阿之餘靈鍾而為人發而為詩與何其詩之超超如此哉宗明今為參政公客晨夕見聞必有出於詩之外予將問焉

馮實二子善事叙後跋

北平馮實一家之子償金辭金其事與童蒙訓所載包孝肅公尹京時事正同二家非有所稽而慕倣於所行偶與之合蓋良心之天自然而然時異而心則一也然包公之民有此善行不知其姓名為誰焉夫實氏因僉憲潘澤民上其事於臺故至于今有知之者翰林張仲勉與之同鄉知之尤悉往往喜為人道而吾祭酒先生劉熙載又為叙述以傳於世三君子之用意厚矣夫彼之一善何暇計名為之哉而君子能俾其事不至泯沒流布廣遠萬一貪鄙有聞此愧悟寧不可以興廉讓之風乎是則豈惟二氏子之善抑亦三君子之功也

跋廬陵公書後

廬陵公魁多士歷二十年位不至通顯蓋其時非媚柄臣者不可以得志

也國將危亡猶為江西安撫招集烏合之衆入衛不見容於內又以江廣
宣撫出未及行而國事去矣大兵臨逼邀幸相詣軍前陳相道吳相泣不
知所措衆推公為右相往軍前祈請至則拘留夜逸越閩間關險阻卒以
就俘求死不獲在拘囚中乃有鄉人為求誌墓者此其答書也嗚呼悽矣

題陸傳甫墓誌後

文安先生兄弟六人其伯兄從政君之孫傳甫粹行遠識不殞家聞號燕
居之室曰願庵葬時江西運管黃侯為撰誌銘事覈辭達足章厥美後復
改葬季子士楈自記碑陰痛惻懇至允克孝慕於是知陸之世有人也士
楈字景薦介特寡合博記工文

題河南世系後

大程先生仕金陵宋 間祀于奉既而有專祠既而有書院猶以為未
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著而殤又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為往
聖繼絕學而諸君子為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足以及罔極之
恩哉二百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誦程子之言口說涕溢咸謂洛學盛行
嗚呼果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後續也若可幸道之已

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

題澶淵孟氏族譜後

昔周公大聖箸大勲勞於天下元子侯於魯歷八世十四君至桓公桓公
之庶長子為鄉傳家曰仲孫氏一曰孟孫其別曰孟戰國時有亞聖大賢
居鄒漢唐代生聞人皆以儒學文藝顯聖賢之流澤遠矣哉臨川之孟其
先自澶州伏道村徙開封長垣縣開封之初祖端拱間明經及第卒贈太
子中舍一傳而贊善再傳而侍禁三傳而特進公南渡四傳而中大公始
居臨川臨川之系且八九世矣自端拱訖德祐垂三百年仕宦不絕與宋
相始終而族親雅睦家庭禮法藹然聖賢遺風臨川故家文獻之盛未有
出孟氏右者中大公之六世孫濬川寄示其父登仕君所叙族譜予三復
焉噫古者公侯伯子男有國國統於君卿大夫有家家統於宗後世無建
國之封無立家之什宗法廢而族無統是以族之蕃衍者往往散漫不可
考今孟氏子孫雖當更運之後猶能自振發以不隕墜其譜牒明其世
次繩繩不紊以有俟於方來用意遠矣其可謂無忝於聖賢之後者夫
題咸淳戊辰御賜進士詩後

咸淳辛未歲予與朱光甫先生同試省闈試畢同途而歸今四十二年矣其子希一以戊辰特奏名時所得御賜詩墨刻示予觀之泫然

題文公贈朱光父二大字後

朱光父先生工律賦為舉子師尤精於校文少年貢于鄉五舉推恩得官又兩與轉運司貢咸淳壬申主吉州太和學事縣學春試時文公天祥張公槐應皆家居春試取中第一名賦出自文氏第二名賦出自張氏人莫不驚駭曰暗中摸索而得二倫魁之文異哉其年秋試文氏子弟賓客投賦卷六十考校畢無一中選文公閱卷見先生批抹大敬服謂遭黜落宜當遂書古香二大字寄贈云先生名桂發古香者其書室之扁也官至江州德化丞子希一醇儒不墜其家學

題朱望詩後

父黨朱贊府之孫友人朱希一之子曰望年未三十而能詩不陳不腐美矣哉吁望來前吾語汝陳腐詩之病強學俊逸語亦詩之病望也審諸

跋梅亭李侍郎二絕句

記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子法廢而族人無所統收

族之道難矣哉故吏部侍郎梅亭李公為崇仁達官其族伯父臣川少嘗從公之王父藏修翁學長而出贅樂安石陂之鄒同宗幾不相聞公自成都運使奉祠家居而巨川之子春卿來謁公頗憶幼侍王父時知有臣川名字春卿出巨川手抄藏修翁與其兄縣尉外舅周府君倡和詩一編公覽之愴然歎留繾綣其去也賦二絕句贈別春卿自叙于左方珍襲以貽子孫公不以貴而遺其族春卿不以遠而忘其宗蓋兩得之公之從子濤孫會歲時曾孫積玄孫元昇各有和篇而春卿之孫善述曾孫文從文應文定玄孫仁壽溥守護遺墨唯謹中更亂離屢失復得前既鑄諸石矣今又并刻所和之詩厚之至也亦以見李氏子孫之多賢也夫

題先月老人自誌碑陰

達士之自為誌者有之而謀君道夫之為是也似太蚤計然予觀世人誌墓或太豐而涉虛或太損而失實孰能如自叙者之曩乎君曾次明瑩無留滯故其形於文辭者亦然懇懇焉思子孫以多財益過焉之以力學勗之以好脩焉之以孝友其貽謀垂訓遠矣君之子孫宜何如哉

題安湖書院始末後

漢循吏化潢池弄兵之赤子賣刀劍買牛犢吏傳以為美談吾樂安何侯
初登進士科尉廬陵已著吏能署臨江錄曹任弼進弼復及宰與國建安
湖書院于邑之衣錦鄉敦以詩禮能化一鄉素不可化之民訖今不復弄
兵雖漢之循吏何以尚茲於乎士君子有志斯世大而宰天下小而宰一
邑皆可以行志顧其人何如耳斯高用而盜賊遍山東林甫國忠用而盜
賊遍河北卒以亡秦而亂唐一郡縣之小用得其人則如此以天下之大
用不得其人則如彼人才之有關於斯世豈小哉天下不難治也安得如
侯者千百布滿郡縣哉侯諱時字了翁後輩尊無為見山先生采季侯之
同年進士安撫江南西辟侯主管機宜文字命提舉江南西常平茶鹽
事不及上未幾銜石填海之志不遂匿姓名曰堅白道人市藥民間數年
後還家以壽終

題讀書說後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心能全天所與我之理也所貴乎讀書者欲其因古
聖賢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也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聖賢之言
其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謠等之為無益與已不相干宜其愈讀之而愈
不知味也故善讀者如啖蔗不善讀者如嚼蠟讀書者當知書之所以為
書知之必好好之必樂既樂則書在我苟至此雖不讀可也

跋竹居詩卷

尚書月湖何公盛德尊爵為吾鄉之望人其從子仲躬父清致雅懷為其
家之賢胄所居多竹因號竹居當時名士竹溪君為之賦詩竹林陳運
使野航謝常卿又嗣為之賦尚書公集中禽府詩亦所以狀竹居也李鼎
二侍郎皆屬和尚書公之韻諸賢辭翰前後輝炳百有餘年矣竹居君之
曾孫潤襲藏之以至于今時運遷革而故家之流風猶存見者固為之驚
喜又以嘉竹居君之有後云

題寶堂記後

曩歲聞人稱江西行省首掾二壇君寶之美不知其為何官也延祐三年
冬盱江鏡林士悅來言其邑宰之燕間為誰曰王君寶也於是始信曩歲
所聞之不虛士悅曰君寶處新城五年矣終始如一日子於是益嘉歎焉
近年廉耻頹喪仕者往往為利而仕殆如市門之倡穿窬之盜失其身犯
法所禁示為人之所不為苟可以得利不顧也故不能自守者十之九間有

不取者偽也偽於初任者至再任而變偽於一二年者至三四年而變其君實省掾時如此邑宰時又如此初年時如此五年時亦如此則其庶之實非偽也審矣君實息於民能於事多可稱而予獨深喜其庶庶為本也苟無其本雖有他善不足稱也已君實以實名其堂有為之記為之說者予聞士悅之言因著其庶之實而附書于左方

題李伯時九歌圖後并歌詩一篇

九歌者何楚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況民間乎物魅一又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邪古荆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王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覩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不辭憤悶中託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媒慢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續緒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肇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蓋出於賤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猶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宮有太一

非此之謂禮記云禮本於太一莊子云主之以太一太乙者天地之始一室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皇猶秦祠白帝於西時也司命功天神也周禮所祀有司中司命註以為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大有少在周禮一為司中一為司命中者以受中以生之中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禮云春朝朝日又云王宮祭日祀於東方故曰東君垂中君雲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屬也固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一澤雲澤謂之雲中夢澤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也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秋遠舉曰橫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君湘夫人之稱黃陵廟碑楚辭證備矣太一尊神歌辭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飾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修其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既來而逝去以况君始親已而後疏之於皇英欲一見而不可得况已欲見君納忠而卒不答也河伯與巫既別而波迎魚騰近於古者三有禮焉之遺風而楚之於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而始嘆君恩之薄乎八篇並以神况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况君也故原特變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

不親之以况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也。此歌假設之辭與戲劇何異而唯恐引喻失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也。九歌之後有一篇國殤者為國死難之殤禮魂者以禮善終之殤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絕。時祖考之常祭也。前之九歌原托以伸已意後之二篇無所記意。上為巫者禮之辭而已。蓋與前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畫李伯時所作伯時畫妙一世而或傳此畫若有神助然蓋其尤得意者予在洪都郡守毛侯出示予既為作解題而復隱括九篇歌辭成詩一篇與歌之意雖微不同而明原之心其超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於原之心者尚有味於予之言哉。

李家畫手入神品楚賢流風清凜庶誰遺巫陽叫帝閭為招江上歸來魂音紛紛音紛紛柱高辰遠聰不聞扶桑初暎海橫雲二妃淚灑重華墳司命播物泥在鈞共賦厚薄無齊勻公無渡公無渡衝風起螭龍怒夜猿啾啾天欲雨天欲雨迷歸路歲晏山中采蘭杜靈脩顧顧復去莫怨瑤臺神女妬坎坎敲進芳醕耻作靈巫小腰舞千年往事今如新摩挲舊畫空陰神騰身輕舉一回首楚天萬里江湖春

題楊氏志雅堂記後

人之所志有雅有俗志之雅俗不同亦猶雅言之於方言雅樂之於燕樂也。貴游所事非聲色之娛則珍奇之玩而漢河間獻王獨好書史稱其大雅不群有以也。楊氏莘故家前代嘗掌書監近年貳政府位中朝職外眼者累累有亦顯且盛矣家不聚貨寶以愚子孫唯儲書及名畫墨蹟令郎中士允曩從其父唐州使君宦四方又購書二萬卷益其先世所藏作堂以貯扁曰志雅其亦有慕於古之大雅不群者歟。予聞異端者流之訾吾儒也曰儒家器械備具竟不一用吾持寸鐵即能殺敵蓋譏儒之博而寡要云爾博而寡要猶譏儲而弗用其譏又當何如且夫大雅君子之諸書以遺後固將有所用也。請言書之為用通天地曰儒一物不矧一事不能耻也。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名理不可無諸子游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亦不可無諸雜記錄也。而其要唯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雜記雜錄之供涉獵也。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馥我與經一經與我一使身無過行心無一息其出可以經世使心如神明身非血肉其究可以不出是則書之有功於人人之有資於書而儲之者之

所以有期於將來也不然 一垂牙籤新若手未觸李鄴侯之初意豈如是哉楊氏子孫其勉諸堂有記

題鶴山魏公所撰二李墓誌後

宋東都二百年間崇仁未有顯者南渡後四吳始以有學有文顯然居士布衣不仕國錄免解發身吏部特恩補官唯司封繇進士選命書羅公尚書何公侍郎李公進士成名者也侍郎之考次琮父王考仲實父所學與三吳伯仲為鄉里後進師宜顯不顯臨印魏公為之誌墓嘆其不逢嗚呼當時取士拘進士一塗而崇仁一邑若吳若李數人皆於是科不利進士果足以得人乎哉魏公所撰二誌銘高古晞韓近代之文鮮有其比亦李氏一寶也侍郎之曾孫積出示魏公真蹟因識其左云

跋黃華講義後

黃華文炳別去不翅十餘年今觀其史評講義等作鋒達理長俱有可采華之先君子清節惠政天所必佑其多聞子也宜哉
題約說後缺

臨川吳文正公集卷第五十八 友言十二

題跋

題延祐丁巳諸貢士詩

江西省試士與選二十有一人省府命其屬史王君質持檄請門禮請赴省致遺諸所貢士蕭然清寒頽簷敗壁冰盞相着其禮使人也各賦一詩為贈而已君質跋履辛勤資履匱乏而以氣味之同得所贈詩如寶珠玉於是度越時流遠矣便道過予喜而書其贈詩之卷首

題李太白二詩後

太白詩中之聖其語有似乎天仙此二詩尤超逸然其指歸不過藉醉以遣累耳太白嘗見司馬子微亦聞所謂坐忘者乎倘得聞之雖不飲一滴而百慮俱消豈必如劉伯倫阮嗣宗哉惜乎其有仙才而未聞道也

題鄧布武喪母雜記

儀禮曰繼母如母其傳曰繼母之配父與 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樂安

鄧希武於繼母彭氏之喪哀痛切情見乎辭有通乎禮者有從乎俗者雖不一全於古而其孝心則至矣哉史稱昔賢之孝於母大率皆繼母也希武質美學贍弥老弥篤凡事過厚况親喪乎喪過乎哀不及不可也觀過斯知仁矣吾於希武見之

題王景淵道書

世祖皇帝焚鑿道家說謊經文此其一也宜黃王景淵留意仙學博覽異書引用修真語言多有可采何不效張平叔石得之薛道光輩自成一編以行於世又安用依附其所不足依附者哉紫玄洞賓題

題習是病中所書字後

臨江習是六七歲已善書廣輪或五尺許運筆如飛似不經意而勁健迥美雖老於觚翰者嘆獎不已外省上于朝一時傾動達官巨人目為奇童發充國學弟子自予為博士助教令授之業以大其成越三年予以疾去官是年習生亦以疾還家其明年竟死年十有五噫人言早慧者不壽豈其然乎顏子賢而夭李賀才而夭一藝強久而亦不能久於世何哉其父悲哀以其病中所書示予予亦為之泫然

題葛教授家藏雪齋姚公墨蹟後

雪齋姚公韓翰逸邁近世鮮儷曩在京師識公之從子端夫綽有諸父風今觀葛教授家所藏墨蹟把紙不忍去手於乎中州遺老如斯人者不可復見矣為之悲嘆而志其左方教授得之於其外舅王水監水監嘗客公之門者

跋姜清叟畫

郡人姜清叟工畫嘗進之翰林學士程公公曰吾往來臨川數數乃不知有此畫史與同遊別墅留半月學士公既畫之天師真人又喜之二人畫且富蓄古今名畫非一其於畫品高下瞭然心目間得二評亦可以收名定賞矣夫

題山南曾叔仁詞後

子久聞新城邑長之賢且能昨歲吾老友山南曾君作詞以美之已足實前所聞矣因公事經吾鄉過吾門得望其眉睫聽其言論察其心曾益知其人之真有識有守如此為之民者一何幸哉他時名位益峻聲譽益孚苟有良史傳循吏舍斯人其誰樂道其善所以勸也

跋皮昭德藏李士弘所臨書譜

延祐五年澄以集賢直學士召脩撰虞伯生將旨而南侍讀學士河東李士弘亦被命祠衡嶽訖事過家是年五月與平江州判官清江皮昭德會于豫章留月餘欲俟澄與伯生至澄以疾病六月始克就道至則侍讀公行矣臨別時以其所臨孫過庭書譜贈昭德意甚不輕蓋侍讀於皮氏昔為故舊今則婚姻而伯生與澄素不其相知以士弘之後遇超逸而於昭德故懇懇繼繼如此亦其德之厚也

題李承旨贈吳理手帖後

廬陵吳生儒家子中惟吳變掠賣守鄆之蘇家蘇為婚娶生往見承旨李公告之故公勉令報蘇待遇之意謂平任我之言哉生遵所教不敢有雜心其後蘇竟焚券放還吳之知恩蘇之知報可謂兩得然皆自李公發之有德之言其有神於世若此吳既來南寢食不忘公之德藏公畫像出入與俱晨夕敬事焉子皆拜公于京師今而識其左方蓋以嘉吳生之厚拙以嘆李公之不可復見也生名璉

題姚博士與洪汝慈贈言後

豫章四洪黃太史之甥也王父之後有汝慈文工才俊錄國學生預貢禮部蒙特恩出長東湖書院行之時博士姚君所以教戒之者云矣尚思無負於博士之言哉

題甘公成詩集

延祐四年秋鄉試校文畢於東湖書院見一士問其姓字曰甘公成示予書二帙皆律歷度數之學此雖未藝然為士者往往不知而能究之不差可尚已今又見其詩文一篇語甚俊後隱才士也夫雖然詩文度數之外猶有當學首亦知之乎

跋馮元益詩

潁川馮元益詩效陶靖節章蘇州欲其冲澹自然而然非求工於一字一句者元益雖受特恩提舉江西等處儒學事而科舉進取之文尤長且將以才進士名一世不止於為詩而已

跋慈雲庵記

昔番禺周君有慈雲庵以奉母當時鉅公及近時名士俱為作記君登進士科天既報其孝矣今君之子仕翰林集賢十載出補郡為貳乘而君之

孫多賢而文比比取世科可待天之報之者未已也苟子子孫孫能立身顯親蓋不假夫鉅公名士之記而流芳也

題吳真人封贈祖父誥詞後

吳真人全節寄跡道家游意儒術明粹開豁超出流俗初從其師入覲大彼眷知遂嗣其師主教錫號崇文弘道玄德真人邑蹕日久特嘉其勞以翰林學士十順大夫官其父越明年群臣例有封贈真人恩及二代生者封一品死者贈二品龍光榮耀儒臣或不能及制誥諄諄又前代詞臣所未嘗有也真人供饗禱祠之臣也而能致此者固聖朝之厚恩而亦有由焉蓋其立心也異故其獲報也亦異其善不可一二數而其大者則好賢也夫天下之善善大於好賢天下之惡莫大於妬賢世謂如賢之人猶妬婦非特妬其得近於夫者雖見他人之姝亦妬雖見圖形之麗亦妬徐寧之信然夫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振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堯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自賢之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承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之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

亂此大學乎天下章所以引秦趙之言而深切教戒也真人非居用人之位非秉用人之權而人有寸長惟恐其不聞惟恐其不達嗚呼安得相天下而有是心也哉故推原真人顯親之由而歸美其好賢之心以告天下萬世之相天下者

題嚴氏四世家傳後

昌黎韓子曰文書冒傳道不使文筆垂廬慶士嚴鳳陽自為其曾大父夷伯大父恕作傳又為其父前進士逢元作銘其父之傳及其身後之傳皆其友朱同孫所撰雖無史筆書之而四世有四傳豈非欲如韓子之以文自傳者歟其五世之曾嚴有孫復以四傳俾人題跋若疑其文之不孤傳而外資於人庸詎知其資於人之文果勝自作之傳乎有為之求予文者予聞命羞惡禮辭曰嚴氏蓋欲文之傳永久以顯其親揆予之文與草木俱腐在際同棄者爾奚可以塞孝子慈孫顯親之意哉雖然欲顯其親者當務其本此非子之言也聖人之言也顯親本於揚名揚名本於行道夫行道也者特循天理不使有一毫私意人欲之萌身心粹然如無瑕之玉與世儒浮華務外之學絕不同漢之黃憲當特自為顯子故以廢人而名

載史冊憲亦不過生質純美而已人稱其淵乎似道似道且為人所稱况
真能行道者哉能行道則名揚矣既揚名則親顯矣徒欲托文以傳則歐
陽子送徐無黨序之甚詳文固不足恃也欲傳莫若行道道在我求之已
而有餘無所資於人也嚴氏子孫其勉諸

題天文小圖

天如彈丸歷官范銅為象外圓者虛通窾為星於內窺之或易以繪其圖
有三上規自北極常見七十二度際赤道南下規自南極常見七十二度
際赤道北中規以四宮半見半隱之星為橫圖上際北極下際南極三圖
若合為一則於上規圖外增赤道至南極五十六度贏此圖是也一百七
萬一千里之圍而盡之於不滿尺之徑中外官之名三家赤黃黑之象靡
不具精矣老眼昏華不能細辨得意忘象度其可哉

題向太虛道葉後

夫言之秩然次序條理者謂之文文無待於作也後之人口之所言雜亂
無紀則必滯構於思撰造其辭而右筆之於簡者皆古之人雖不作文孔子
嘗云辭達而已此固作文之入法也而奈何作者之不知此哉東漢以來

氣弱體卑無復有善作者至于今殆千餘年唐宋盛時號為追蹤先漢而
僅見韓柳歐陽曾王二蘇七人焉若李青之若唐子西若張文潛非不游
韓蘇之門而竟未與韓蘇合一也茲事豈可易視哉表弟何中太虛少負
逸才弱冠已能詩而亦用意於文至順二年春予卧病顧予於病中錄示
近作十數予讀之蓋優優升七子之堂矣予不勝其喜非私喜也喜斯學
之不孤也斯學也雖非儒者之本務而其格力之高下實由氣運之盛衰
關係又豈小小哉病餘倦於書且之之極不能自已為書其後而還其崇

陸鍾政之詩

子未冠已聞永豐鍾政之先生為名儒今五十年餘始識其子士安而見
先生所著之書所作之詩嘆慕斯人之不可復得也乃識其右方

跋長清趙氏述先錄

集賢趙克敬以盧龍世家譜來既撰尹趙子敬又以長清述先錄來既譜
克敬作錄亦克敬作也蓋盧龍之趙以遼大帥衛國公為初祖衛公之子
十有二按譜克敬在第五支下而子敬述其父祖至曾祖止以上不可攷
曰聞之先人出自衛公第七支克敬所譜不載故特為之錄以補其闕焉

呼遼始終二百年間所得中國之地燕山一道耳衛公遼之重臣子孫世祿不絕遼之未亡也必無去其因而分適也國者盧龍而長清不知自何年始其在金人有中土之後乎蓋不可詳矣夫文無所於稽人無所於詢雖夫子不能以徵杞宋之禮况喪亂流離之餘而推明一家之繫乎長清之趙三世以醫稱濟人慈祥豈苟而不規利子敬為吏庶平是皆有陰德陰功宜足以昌其後而子敬之子有方進進於學者繼自今子子孫孫果能使才行聞於時動名見於世自立自成日大日衍則長清一盧龍也嗚呼由昔觀今盧龍信有光於長清由後觀前安知長清不有光於盧龍也哉長清之子孫其勉旃

題盧龍趙氏世家譜後

唐自中葉以降河朔弗靖豈無雄傑生於其間與抑有之而沈泯弗獲振奮以見於世與盧龍趙公思溫生唐末材勇絕倫事幽燕而幽燕弗能存歸沙陀而沙陀弗能有值遼室將興遂為開國功臣贈太師衛國公子孫蕃裔爵祿累世不絕衛公十二子其五特許延威特進二子其節度使匡禹節度八子其七國公二子其長國公三子其長國公練使相之生七子七

之三曰團練使有生六子六之二曰觀察使公為觀察之子鎮國鎔鎮國之子驃騎居常九世皆仕於遼驃騎生建春勳士植徵士生玟仕金為三司使三司生純軒逸士鉉逸士生穆今為集賢司直以其世家譜示予予覽之竟為之喟然嘆曰宋三移唐祚中原無人五十二年更八姓十四主遼人起自荒服之外乘時拓疆得中夏燕山一道年代獨久屹然與宋氏對峙為兄弟之國金人因之而有天下之半皇元一之而有天下之全遼金至于今日國統三易而趙氏一家歷仕三國垂四百年綿綿若此何其盛也中更亂離謀記湮沒司直君攷詳纂述無所遺墜于以見其祖宗根本之遠族屬枝葉之廣賢已司直君字克敬賢而知學是以能然嗚呼趙氏之昌其未艾哉

題曾雲巢春郊放牧圖

春盜郊原十牛在牧或奔或馴或行或息或前或隨或飲或食或鼻淨水或背負人各適其適牛不自知也牧者亦何心哉噫善牧民者亦若是而已矣

題毛宗文梅花二百詠

毛宗文梅花二百詠其開也曰客折一枝頭上插我遶花邊行百匝忽然
客問花如何看得入神渾忘答其落也曰海風捲水攢飛箭戰退花神人
不見芒鞋破曉出門看萬玉枝頭無一片昔之詩人一句亦可傳名今於
二百之中得其二焉多矣乎

題臧氏家譜後

世稱族之大者若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盛矣然王謝至唐崔盧至宋已泯
泯不復有聞然則族之大者常有之太而久者不多有也臧氏自隋驃騎
將軍傳七世至工部尚書之父始居饒之浮梁而尚書七子布濩流衍其
世爵之延家業之富本支之蕃遂為江東右族七百年而未替可不謂之
大而久者哉噫三百年之唐三百年之宋此享國之最久者其間乃有七
百年之世家歷唐歷宋而至十今傳曰臧氏其有後乎以今觀之猶信

題范氏復姓祝文後

大德十年二月乙卯真州范之才祝於其先攷宣教君曰我祖派衍文正
歷世既遠考君居唐氏生之才與兄願不幸幼失所怙隨母適周藉茲
養育以成長太習學藝術粗以溫飽以至于今既感其恩勉隨周姓每傷

所思敢忘本祖姓以未復罪莫大焉不幸先兄去春早世歸宗之義有孤
嗚呼哀哉我母已往於周所生一子亦既有孫克承祭祀周氏有後范氏
歸宗無遺憾矣我母謹藏先世誥命可以憑依子孫之幸也伊我文正公
幼隨母適宋長歸本宗當時題之以為美事爰茲末裔亦舉斯典今消吉
旦祠廟復姓高曾祖考庶其來格皇慶元年國子司業吳澄移家道
過真州之才之子有元從沔陽教授蔣華子來見具道復姓始末澄按儀
禮喪服篇齊衰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云夫死妻緝子幼子無大功之
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然
則古之隨母適人者雖與繼父同居而未嘗易其姓廢其祀也後世或有
貧不能自存幼未能有知依托於人至於易姓廢祀者可悲也已范文正
初冒朱姓舉學究既知所自出則復范姓舉進士卒為宋名臣今有元克
相其父效文正此舉不亦善乎然文正所以光其祖大其宗不在復姓一
事宋三百年參知政事凡幾人而范文正公惟一人耳繼自今有元用心
立身一以文正為法則人將曰是真大賢之後矣不然不可也有元其高
兢兢勉勉于茲是年四月望日

跋揚顯諫諸葛武侯之辭後

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哉於主簿揚顯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中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為之乎子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何如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違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想顯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福移漢祚難恢復志决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言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齊右王良父嘗書楊顯諫孔明之辭于片紙其孫出以示人予獲觀焉撫卷再三而不忍釋嗚呼前輩或者其亦有感於斯歟

跋吳真人閣漕山詩

開闢吳真人至大延祐欽承詔旨兩至閣漕名山天寵焜煌照耀下土山之一草一木靡不衣被恩榮矣祝釐餘暇泛應從容珠璧之珍綺縠之文燦爛於詩章吟句間又有以增益其輝光張君省吾親受筆墨之教紙尾拳拳欲省吾不溺於伎而知進於道其意蓋深遠矣哉

題畫魚圖

昔之達士有云於魚得計夫得計云者以其潛于淵泳于川相忘於江湖上下隱見來去倏忽自適其適自樂其樂而不自知其然也若撥魚之名借音取義晞慕榮顯以悅世之淺丈夫是欲誘魚以鈎餌待魚以罟罟也尚可謂之得計哉果有達斯趣者乎試以吾言問諸畫史

臨川吳文正公草廬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友言十一

重編

題跋

題孫履常送饒壽可之官後序

壽可之為人仁義之心惻如也履常之贈行仁義之言藹如也以仁義之心得此仁義之言以仁義之言發此仁義之心充之不可勝用也何往而不達今其肇端耳人之契夫天者未有艾則天之報人者庸有既乎於壽可將行之際書于履常贈言之左

題朱文公敬齋箴後

敬齋箴朱子作凡十章、四句其一言靜無違其二言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之無適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其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題朱文公答陳正巳講學書帖後

吳文正公集卷

朱子答正已一書備述為李之功又規正已之失蓋以其人有志于李故
西其言懇切之至厚哉先意之用心乎然澄竊聞之大功廢業况服齊
斬乎古人君父母之喪三年不為禮三年不為樂斬齊唯而不對齊喪對
而不言自發一言且不可况可與人論李哉眉山二蘇兄弟文人爾而其
居喪也再期之內禁斷作詩作文寂無一語是亦嘗講聞乎喪禮也正已
南李聖賢身有母喪而交書論李不異常時則三年之喪為虛矣夫親喪
本也論李未也忘其本而務其末不知所論之李果何李歟朱子固已箴
其失然舍其大而議其小或者姑為之掩覆也耶

題康里子淵贈胡助古愚序後

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繫乎李與才也皇慶初子識東陽胡助古愚于金
陵嘉其資質粹美辭章俊拔意其必遇也逮今十有四年矣再見之于京
師方且謁選吏部受九品初職而又不過得孰不歎其淹滯而悼其屈雖
予亦不能為之慨然也宋南渡以來東瀛之人物發為盛東萊呂子其首
也古愚言論性標格藹然鄉先達之遺風不但其文之卓異而已康里子
淵曾與之交欲進其文於道期之者至矣噫道不載以文則道不月行文
不載斯道則文猶虛車也故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子淵所期將進之呂
子之上彼悼之者悼其屈於一時爾此期之者期其伸於百世也一時者
人爵之貴其品秩之升由人之所升而不可必百世者天爵之貴其品秩
之升可路乎極等皆我之所致而非人之所能減削也苟得是雖不得人
爵無損也而天爵亦階之而升乎予拭目以觀古愚之升

題范清敏公贈墨工序後

宋嘉定寶慶間豐城范清敏公望崇仁澄幼穉時每听先大父對客談論
禮之道范公之政神明剛決公正審悉不可一二計蓋自宋初以至李生
邑宰未有能如公者後為郡守部使其政皆然澄既熟於耳聞及見公之
一筆於書者則知公非徒有其政而又有文有李有識也第所見者不過
剖拆獄訟之語而於他文曾不多見今忽見公贈墨工一序讀竟歎曰斯
地而有斯人也夫斯時而有斯文也夫公謂墨工之售墨不可輕售非其
人則其墨適足以蠹斯文蝕吾道嗚呼嚴矣公以此為售墨者之戒則用
墨者之罪為何如哉觀公用此墨以蒞官臨民真無負此墨者使公得用
此墨於皂囊之中白簡之上則宛遺補闕擊奸去邪上有補於君德下有

裨於國政是豈小哉惜公不得用此墨於彼而僅得用之彼獄辭訟牒也公之文既不多見而此文幾為人間苞苴廢棄之紙非吾友陳淵然之卓識高議則公之曾孫凱何從而得此家寶也耶澄之所以把翫不忍釋手而重歎斯文之幸而存也淵然宋江西提刑諱杰之子與范世嫻凱嘗仕於朝為贊儀署丞

跋饒氏先世手澤

臨川饒熙則明奉其父睿翁之手澤過予言曰熙之曾祖家富乃卷乙亥燬于兵吾父最喜觀史火後無書得之良艱百計購求弥勞弥篤晚年雖稍遂意然猶未備也隨所見有日抄且囑熙以寶其書熙不敢忘父命就曾祖所荆西園中構小閣以貯吾父所讀書予曰而父賢已夫得書艱而劬孝若是彼多書而手未觸者何人乎今予度藏唯謹可謂善繼志矣子今嘗予中董科長魁鄉貢推恩受祿未顯庸而歷運華而父精勤亦不小試蓋皆編社以遺後子其自勉以光於前哉

題得已齋叙記詩卷後

得已者何有吾之所自有也吾所自有者何可以自求不可以言言也非

不可言也言雖多無益也竊觀夫子之與人言未嘗多也若利也若命也若仁也言之亦罕言不多矣猶以為未而語子貢曰子欲無言聖人豈靳於化今傳後而欲無言何教化今傳後不在乎言也自漢以下儒者虛言熾而實功微流而至於宋之末虛言之敝極矣西浙盛君吉甫蓋安分知足無愛慕妄想也者扁其齋居曰得為二之序為之記銘之箴之詩之賦之者伍二什二而弥富彼官爵財幸世所者盛君之操趣尚且視之如糞土以其為身外物故也而於身外無益之言收聚不少疑若近名務外之障或猶塵塵粹德之光乎崇仁律命君與盛君交契深俾予增贅其言予方以是九人无而効之可哉辭之弗獲聊為推明孟氏之旨夫孟子所云得已者不失義之獲也所云不失義者得已之種也而不失義不離道二事一事或窮或達時之遇不同其所不失之義即其所不離之道其所不離之道即其所不失之義道体義用非有二也孝孟子之孝如之何有實功焉虛言其奚庸必也慎極養氣靡愧靡忤行吾正路動應無毫髮之差斯不失義矣必也主一存心靡放靡馳居吾安宅靜定無須臾之間斯不離道矣實功至是則吾所自有者吾自得於己自玩自樂之不暇雖

聖賢格言亦可得其珠合其橫得其魚忘其筮况人之虛言蝸申蛇蛻而已予今復以甲統進一覽而棄之可也專乎內勿恂乎外勉乎實勿炫乎名他日有識之君子將喟然而嘆曰斯人真得已者夫

題梁湘東王繹貢職書後

味柳子厚雖野万狀之辭益以八荒四極之遠陰陽奇僻之氣所產亦猶禹鼎所象之物古有王會書不可得見此書南梁肖繹所作也當今天下一統日月所照悉為臣民開闢以未之所未見殊陬絕域異服怪形人所駭慄者時復目覩不待索諸書也繹圖僅三三三國奚足多哉或謂肖繹無有是事繹作此以欺後世矣雖陶穀跋語亦云斯蓋卑陋肖繹度立論未嘗讀史書考事實而然夫梁雖偏霸一隅然南朝四代運祚之短者止二十餘年而肖行一人享國踰於四十年元魏擾亂故三十餘年魏人不以一矢相加遺境內小康多歷年所為南北七代之最遐僻小夷聞風慕利而來史不絕書繹披實而面之豈欺也哉但元魏乃梁敵國以基業則魏先而梁後以土地則魏廣而梁狹以勢力則魏強而梁弱肖行嘗自求和而元恪不許魏分東西之後元善見如與梁通以魏列於貢職之

首則欺也繹於君臣父子之道俱失而文藝精麗能詩能畫此書面之作者在極成將衰之時不五六十餘年矣景兵入三主皆不得其死國遂以亡其事無足稱而人室此圖者却以其畫之工也觀其摹本有缺落字或謬誤梁史所載若扶南若林邑若婆利若于阇利及蠕二盤二丹二等有使至而此無之宜借善本完補改正陶穀跋語亦察前後之次穀初得於石重貴末年之內午其年晉亡而失丹得之於劉知遠初年之丁未庚戌漢亡丹失復得之於鄭威廣順之癸丑明年甲寅以侍郎充孝士又有跋語丙午至甲寅九年之間三姓五君穀仕晉為中書舍人仕漢為給事中視易生君如景泰曾不以為意而拙拳二於此一圖之得喪不知其孰重孰輕也

題湯漢章為程周卿治病卷後

周卿之疾音疾也湯漢章之醫上醫也微其人之醫醫斯疾不可得而愈微漢章之義斯醫不可得而致而微成父之文則斯事之義亦不可得而知也湯氏素号義門其好義也非自今日其為義也非止一義人所不知者固多矣然為義者豈斷人之知哉為之者不斷人之知而樂道其善者惟

恐人之不知也此文人之所以不能已於言哉

題朱法師求雨應驗詩後

泊然無心者老佛之源也而其流有氣孝焉有聲孝焉以梵声呪雨呪晴而輒應四僧至今能之若夫專一氣以役鬼神以感天地南土往二以是相傳然得其真者鮮矣予聞建康稱誦心淵朱師求雨之驗師其得是真傳者歟師不肉食其孝於其母又推孝於其外祖母有此苦行有此至行所養者完而不挫氣孝之本也蓋能以志師氣故能以氣動氣而陽召陽陰召陰唯其氣之所使志為之帥志之所帥行為之本居思壘之山而六壤居貌姑射之山而物不疵疢此充其孝以造於仙者予雖不能其術而知其理察聞朱師之事而因勸世之道流以脩行也彼為道流而實非人類者能無愧於斯乎

題趙中丞迷眼鑿說後

道濟天下而不有其功施及群生而不祈其報者此禹稷伊周之用心士大夫未必人人能若是也而况技藝之家乎古今之流最莫秦越人之若也其適周適趙適秦隨時改變為老人鑿婦人醫小兒醫以迎合其國俗

蓋亦為利焉爾故以輕身重財則列于六不治之一其志可知也高鵲猶然則於俗醫庸術何責河南常光明精專眼科河北老儒李彦政雙目失明跬步無進適相解后惻然憐之為之界之藥而其疾頃減於昔髣髴有見遂能扶杖以行藝既神矣又且卻所報而不受厚感其德拳拳不忘於心延祐六年秋客金陵告之於其鄉達尊中丞趙公公嘉其人以至筆之於書而予亦得聞其事噫孰謂技藝之中有能若是者哉使世之士大夫能以是心為心則禹稷伊周之心庶乎其不泯矣彦政儒之窮也常光明醫之良也救人之疾而不圖其利感人之德而不墜其名二者皆厚之道也寡情薄義之徒受人再生之恩如父母而亦旋踵忘之者其心之厚薄為何如也一觀趙公之辭而兼顯二人之美所謂一言而可以善風俗其若公之言也夫

題汪龍溪行詞半藁後

書之誓言諾命古王言也下逮春秋諸國辭令之善猶足以折彊振弱漢初制誥溫乎三代之遺風武宣不如高文景時矣况東都以後乎自唐以來代言之臣至宋二三文儒殆蔑以加未能齊先漢也而駸駸近之間有才

氣之高溢出法度之外不無傷於渾厚然視全句對偶用事初秋以夸精
致者相去遼絕也南渡訖于季年惟翰林學士顯謨汪公最優多難之秋
德音所被聞者悽憤何其感人之深哉蓋其製作為體不但言語之工而
已今觀手藁六帙雖一時不經之辭非大詔令也而一斑之窺一齋之嘗
亦粗得髣髴云臨川吳澄肅讀畢敬識左方轉示者公之遠族孫斐元也

題劉端夫送萬國卿序後

萬國卿謙厚和易達練於事坦坦然有樂為善之心劉端夫稱之曰正人
正人之名豈易得哉劉公天下達尊蓋未嘗肯輕許可吾天子云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矣子以知其善善之心長也國卿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屬官與予始相識出示劉公贈言公之行予所敬服因公之行從公之言
則見公所喜之人如見公也而喜之亦如公焉

題人瑞堂記後

皇上踐位之初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為國子祭酒蓋以望實選不以品秩
論澄由國子監丞任司業朝夕事公公為官長又年長恂恂焉視予猶弟
也時公年六十有五而公之父邢國公年八十有三顏若童儒氣甚少壯

予歲時執卑幼禮及門致拜必抑損下接不自知其齒德之尊煦之為待
予猶子也其明年予移疾歸田雖觀在大江以南數千里之外而公一身
之信厚一家之善慶寤寐常佩服于衷也越七年邢國年九十皇上敦老
老之仁特旨錫燕三宮須資恩賜渥洽朝臣咸至稱壽文臣各為賦詩而
平章政事李公序之布宣上意為邢國為人瑞承旨於是以前人瑞名其堂
而翰林待制鄧侯記之一時寵榮福祉之隆君臣父子之懿賓客僚友之
集京都相傳以為盛事誠曠代所希有者予不獲供給使令其間而於江
南竊觀鄧侯所作堂記為之三復祗歎而志其後云

題李思溫卒業藁後

前浙東宣慰司都事李謙父之子思溫往年從予受尚書凡殷盤周誥
屈贅牙獲註黠闇不明宿儒媿阿安雜語者悉暢其義涵々可聽穎然特出
秀於群弟子之中年二十遊京師一二鉅公貴人器之以聞于上得補國
孝弟子負負幸行為應試之文及投贈等作俱有可觀假之年而進何
可量也不幸嬰疾以歸竟弗可療生至元甲午卒延祐丁巳年止二十有
四其父痛之不置卒之明年子過儀真觀其遺藁亦為之悲感焉天之生

人也與之才者或奪其壽從古以來至于今多矣是其關於一時之運數
欵抑係於一家之福分欵嗚呼

題葦齋記後

齋者為居之室也昔人之名其齋有曰竹者矣有曰榕者矣竹齋者以其
齋外之有竹林也榕齋者以其齋近之有榕樹也齋而名葦者則不然謂
以葦為齋非若竹齋之在林間榕齋之在樹側也而月以為名也葦齋肇
於誰乎儒李提學李君肖翁所為也肖翁種李績文士流所推服家于龍
興路之富州嘗教授於州庠仕而不離其鄉也及是提學儒李事於遼陽
則遠違其鄉蓋六千餘里遠近雖殊而如之一遼東地寒市葦席障蔽
其上與四傍為齋居之室而名曰葦齋人或哂其陋而君視之若廣居安
宅然且自為文以記謂其中一和如春者仁也謂其制之庶陽中矩者
義也噫世之人役外物以奉其身大率尚華靡而羞簡儉一有不備悵々
不自足常公子之居室也其美其完一必曰苟無求美求完之心故夫子
稱之肖翁不欲求完求美夫豈不能強力以辨一室而簡儉如此略不以
外物華靡為意其識趣為可如哉莊子書有濠廬之口濠之從也註者

釋為艸屋考之字書遠不訓艸艸屋之註疑非惟從竹之濠字書釋曰竹
席又曰蘆葦發然則濠當以竹而傳寫之誤以艸也今肖翁之葦齋以蘆葦
為之正莊書所謂濠廬也與然莊書以仁義為濠廬李記以濠廬為仁
義予未知其孰賢必有能辨之者肖翁歸自遼陽與予解后京師予見其
所作葦齋記嘉之如夫子之嘉公子荆故書此為其記之左

題溫公日歷藁

溫公日歷藁二卷凡十紙備見荆公初行新法時事一卷自正月巳未訖
二月壬午一卷自三月壬辰朝訖是月壬子熙寧三年也公素善荆公呂
獻可彈文公甚怪訝及是所為不合公意始懇懇言之上前又私書再三
往復公之忠誠至矣其後公既大用悉改其法然荆公卒猶厚禮贈且曰
介甫好處甚多但執拘爾公於國家之政事而故舊之義始終不渝噫孰
有能如公者哉在趙子敬平章家獲觀此卷因識其末云

題赤壁圖後

坡公以卓犖之才瑰偉之器一時為群少所擠幾陷死地賴人主保其生
謫處荒僻公嘗痛恨曹孟德宣孔文舉謂文舉不死必能誅慘其留中志

氣為何如哉身之所經苟有阿瞞遺迹則因之以發其感憤此壬戌泛江
之遊所以睠睠焉託意於赤壁而不能忘也然夫豈不知黃州之非赤壁哉
一世之雄而今安在託客之言公不自言也水也月也道士也神化奇詭
超超乎遠遊鵬賦之上長鄉之人何可髣髴其萬一公之所造如此而猶
不能不有所託以泄其感憤者何耶殆亦示吾善者機爾公視操如鬼鬼
猶可也當時害公者沙虫糞蛆而已矣人間升沉興仆不過夢幻斯頃之
頃公豈以是芥蒂于衷也哉魯人范仲寬繪赤壁二賦而齊人張明德效
之明德儒而通蓋慕公之文而起者卷首有東華王間堂承旨叙語予既
因明德之畫而追憶前事又慨間堂之不可復見也泚筆而識其左方

川文正公集卷第六十一

文正公集卷第六十一

重編

題跋

題閣立本職貢師子圖

閣立本職貢師子圖平章趙公子敬所貯立本畫品超絕傳流殆六百年
歷幾貴家而公得之是可寶也亦可慨也當時此人此獸豈蓋稀故圖
以示後今遠方職貢靡所不有雖未觀畫已稔見之矣

題宣和畫女史箴圖

黃屋之尊而游意曲藝筆法精妙規戒具存其圖女史箴與唐開元圖無
逸奚異昔楚靈王聞右尹誦祈招之詩為之饋不食寢不寐者數日仲尼歎
焉今撫此圖不覺投淚

跋葬說後

樂幼成葬說曰儒者首當明理惑於異論希求不已累歲暴露親喪大為
不孝又買已發舊墳改掘他人祖宗之骨而望已之子孫獲富貴可乎斯

言有裨政教夫人子卜宅必藏親之體魄以孝先也豈為利後計哉或謂貪欲之心而便貪欲者之位或持貪欲之伎而盡貪欲者之心一則小黠一則大癡意可歎已余是以有取於樂氏之言

題物初賦序詩後

吾遊心於物此莊子之書述老子之言云爾後之人曰物之初也物之先也未有物之時也釋初為先訓義乖矣且未有物之時而遊心乎是得無近魏晉清談放曠之習而使人無所執守莫可究詰乎老莊之學不然也物之初蓋有所指而言謂一物之初非謂萬物之初也在吾身之內非在吾身之外也以吾生身之所從始故曰物之初遊心物之初者具人之守規中也此人身要妙之境而文士亦或擬之於天地之鴻濛龍虎山陳自誠嗣老莊氏之學於此心知既其實豈徒既其文而已哉

跋張蔡國題黃處士秋江釣月圖詩

夫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今讀蔡國

張公題黃處士秋江釣月圖詩超超出塵言彼之外境而觀者因以得公之內境焉其澹也其易也其閑適也純乎一真心聲自然無雕琢之跡蓋非學詞章者可到必其中之有所見有所養而後能也唯陶韋妙處有此予敢自謂知言乎真知言之人乃知予所知之非妄知也

題誠悅堂記後

孟子傳子思之學其言誠身悅親之道本諸中庸然中庸言順親而孟子言悅親悅與順有以異乎孟子嘗云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親之悅為得諭親於道為順悅親者人人可能順親者孝歸聖賢而後能也悅者順之基順者悅之極孟子言說以該順蓋通乎上下而欲使人人可能也誠身之學則豈人人而能哉夫一語之不妄者誠也一事之以實者亦誠也而誠身之學則不止於一語一事之誠而已知性尺心之餘養性存心之際仰無所愧命無所作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慎獨不欺而自慊於己夫是之謂誠身必嘗用力於聖賢之孝乃造乎此生質之美素行之謹雖或暗合而終有未至也若夫悅親之孝則隨人品之高下人人可以勉而為大而三牲八珍之奉小而馨香飲水之歡安

其履處時其溫清愉其耳目適其志意俱可謂之悅也東人陳公嚴家統財而善事親翰林學士承旨李公扁其堂曰誠悅以人所可能之孝嘉之而并以人所難能之孝期之公之待人也厚矣公及已逝子彥微亦悅親之孝不忝其人緘令以往陳氏之家世世有孝子加以博文約禮淮德脩業而至於聖賢誠身之孝有得焉則其悅親也亦將如聖如賢又非但如常之人所能者悅親之賢有若曾閔悅親之聖有若舜文夫如是其可謂不負李公之所期也夫翰林侍講李伯宗為陳氏作記臨川吳澄後識其左方

王氏餅花瑞果詩話

醴泉無原而出靈草無根而生世有是事豈曰無是理哉餅水養花忽結異果其殆此類也邪聖人之言垂於經者皆過其常而不詭怪惟春秋經常者不書非常乃書非常者何變也異也吾觀憲使王侯之先公先夫人其於君臣夫婦之倫變而不失正所謂異而非常者矣有異而非常之人則其所感必有異而非非常之物應之理固然也抑嘗聞諸先聖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於其言也無所苟王氏異果之瑞母之貞節所致與子之孝誠所召與不可得而知也跡已陳而推測臆度其由目不及睹而想象追賦其似雖可強而能然闕其所不知而不苟其言者於此亦難乎其為辭也吾欲舍其已往之非常者而為庶道其方來之常者可乎疾為義臣節婦之子朝廷嚮用之意方隆而未艾矣之德行侯之功業宜可傳於千百世之遠而後無忝於承家之孝報國之忠非但齷齪為廉謹循良吏而已也夫如是則侯之一身將為國家之上瑞而於一花果之小瑞又奚足以喋喋多言為哉

跋六龍圖

以飛龍在天騰百川雨天下逢此時見此象而有此妙筆寫之亦氣數之參會也蓋建隆庚申後之所作

丹跋曹壁詩後

詩以時論則周之曹詩殿變風十二之後詩以人論則漢之曹詩冠建安七子之先予嘗為曹壁序其詩脩二十有六年矣曹之年昔二十有八今六十有二矣時之易往如此哉而人之重未可喜也於是因論詩而論其人論其時焉以人歟不願卒長漢之人期盛世之士以時歟所願輓下泉

之然復關雎之始也

履程縣尹光州德政詩後

自封建廢而為郡縣郡守縣令之職猶古之侯伯子男上之人寔與之分
土而治其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用得其人則如擇母以乳子用
不得其人則如召狼以牧羊也由漢以來每以守令之選為重事至治改
元之初詔天下奉首令燕人程侯居仁中所奉受特恩宰洪之南昌
負郭邑地大人衆素号難治居省府憲府之宇雖有長才者莫能獲展侯
至官凡有可利於民者為之唯恐後苟有不便於民者去之不懂難民有
所訴或曉之以義使知愧而止或折之以理使知不可欺而退府史不得
以售其奸胥徒不得以肆其橫服屬於官以蠹賊斯民者咸思棄公役而
復民伍侯之能是者其美有四庶勤明敏而已可謂上不負明詔下不負
奉主哉侯之考嘗守洪郡而侯復來宰洪屬邑其政盖有光於先者焉前
此侯任德安府判官以能官稱會光州有宿弊民甚困 以莫能革河南
省府命侯狂治之侯悉除其蠹根光民感德入骨髓為詩歌以頌者成表
予過洪士民談侯之美藉 既而有以光民頌侯之詩示予 喟然歎曰

方今主聖臣賢期措天下於太平安得如侯者千百人布滿天下百里之
邑乎樂道其善於是書此于光民頌詩之右方

築地索笑圖跋

索々々有心越難得笑々々無人敢輕誚圖々々模糊復模糊跋々々透
脫真透脫

跋在平梁君政績記後

朝列大夫江西專處行中書省員外郎梁宜彥中昔為國子諸生知其為
美士公朝貢奉制行首擢科第以才優字牧荐歷數州皆有政蹟予於是
而喜士數之可用世又喜儒科之能得人也

題真樂堂記後

昔伊尹耕於莘野諸葛孔明耕於南陽盖將終身焉既而被三聘之礼值
三顧之勤則慨然而改感激而許由是出任天下之重驅馳龍韉之間視
其前日躬耕舊隱之地若蜩甲蛇蛻此明出處進退之宜者也河間劉君
天爵甫其初非因三聘三顧而出者發身儒學從事政府游立治蹟以至
于今浸々通顯且將大用而悠然舊君之思乃以躬耕賦畝為真樂堂記

寫君之心殆無餘蘊矣夫古人之士有二行可止也際可次也公養則下焉尔今人之仕欲如古之際可已不可得而行可何覲也然則公養而已矣公養者不得已而仕也有志之士豈以是為樂乎而沒溺於醉夢曹不一醒寤者幸世皆是也孰有如君之有養有醒者哉雖然仕進榮達之樂外也隱退閑適而假物以樂亦外也刘君自有天爵之貴其樂也無與倫蓋不在比趙村之田而在君方寸間田也求則得之在義而不在外惟此樂之為真他樂皆非真也得此真樂隱退閑適固樂仕進榮達亦樂其為樂也不繫乎出處進退之跡而根乎仁義礼智之心斯記之所未及言君其求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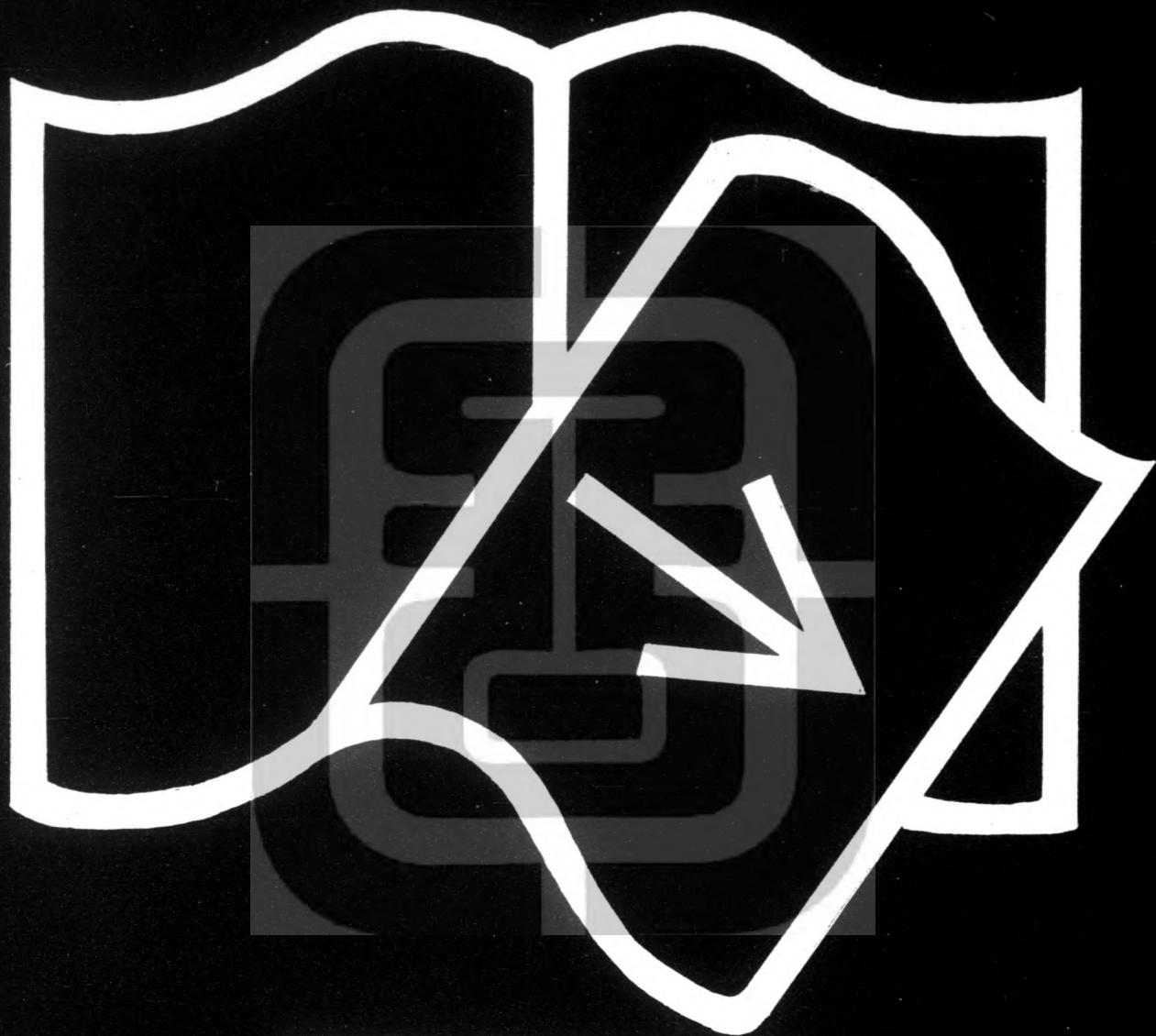
跋朱文公帖

此朱先生遺金華吕子約書蓋慶元乙卯之夏也按先生紹熙甲寅八月被侍講命發長沙至中途已聞近旨用事而憂比及閏十月先生去國還家矣明年春趙丞相罷吕子約以公囑救丞相貶韶州書云時事已非所不能復道則先生之愛可知也其曰仕者予弗及來者吾不聞乃述屈
逐逐篇中之語屈子以忠放逐而後君誤國之人方得志適與先生所

值之時同觀楚辭集註釋此二句謂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未知之何來者之不得聞則世之患通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復孰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則安能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書中述此二語而楚辭集註亦成於是歲先生之意深哉嗚呼忠賢得志之時少讒邪得志之時多因先生之書味屈子之辭令人悠然感慨於千載之下後百三十年大元泰定甲子三月十一日

題高宗御批後

開封石守信仕周克相揮防禦節度等使宋初為開國功臣子保吉尚主其八世孫慶厚嘗奉高宗御批以經武郎閣門宣贊舍人權發遣袁州兵馬鈐轄子孫遂居臨江又從高安閣門五世孫珍字安道重交游輕施與國朝授承務郎廬饒等處哈喇赤長官因觀釋典忽有解悟脫屣世緣肥遯家山築水心道院延四方三教高人談空說有超然出離塵界之外臨江之士吃吃稱其美子謂石氏盛大綿遠前乎宋而已興後乎宋而未替非但三百餘年與國咸休而已人間富貴如春華開落如浮雲聚散何足經意閱歷多者自能照燭固不特闡梵師之藩而後知其為夢幻泡影也



P5 以后缺

安道其有見於此哉

跋子昂寫度人經

予於道家書自道德南華二經外俱不喜觀今觀此卷不能不喜也

題棟華軒記後

翼城張遵信誠之四歲而孤其兄篤於友愛衣食長養之又俾從師讀書以底于成才誠之以其兄之恩惟恐他日之易忘也請於其師欲如古人之實生其以朝夕恒接乎心目其師侯伯正父名其軒曰棟華而記之以文子讀之而歎伯正父之而抹記誦詞章之儒所可同也夫兄弟者其初一人之身爾同本而分枝愛兄弟之身猶愛己之身也然本者吾身之所由以生者頑夫尚或昧昧而不知愛况其所分之枝乎張氏之愛其弟子之之不忘其兄皆其良知良能之固有而豈由外鑠哉常棟之詩周公所作以為上下通行燕兄弟之滋示歌樂工歌之於燕飲之時因寓警戒之意以明兄弟之恩者也篇首二二託物起興而非有深義鄭箋孔疏以華之覆鄂喻兄之覆庇其弟鄂之承華喻弟之承順其兄則興而又兼比焉伯正父歷陳未世薄俗傷敗彝倫之事既足以詩其心使聞之者愧郝矣而

臨川吳文正公集

卷之六十一

支言七

重編

題跋

題胡志用墓誌後

往於清江皮氏館中識廬陵胡尚志甫溫然如玉盎然如春時已老矣不知其少年有患難挫折也讀此誌文三復惻愴

題皮濛墓誌後

始予遊南雄之門濛也方少氣直量宏恢恢有父風豈料其不壽哉其生之年與吾子同而月日後故於其死也尤悲之孤寡以墓誌示因識其左

題思無邪齋說後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為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真實無妄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內心不二不雜而誠自存以大學之目則正心

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火入水
實然不以爲非蚩蚩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爲理
爲善彼之爲欲爲惡而志不勝氣間若獨處之際邪思興焉一有邪思即
遇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才起
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雜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
此易傳閑邪之邪非論語無邪之邪也論語之引詩斷章 取義云爾詩
之本意豈若是乎哉豫章熊原翁以思無邪名齋室或以不二不雜勉之
言固其美予疑熊翁之未遽及是也蓋必先能屏除私欲惡念之邪而後
可與治臻二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不可躡無私欲無惡念世孰
有如司馬公而不二不雜則雖未至終身每以思慮紛亂爲患故程子惜
其篤學力行而不知道異端以之二不雜也自初而持戒持律已絕去
私欲惡念故也不然諸業未盡烏乎而可以不二不雜乎

裴朗然詩跋

里中裴顯資可教志肯學才思清俊而幼於詩孫頌常甫獎之勉之矣復
以所作示予顯也將慕詩人乎遂循獲常甫詩引之而進進罔已其不委

蛻捕翰而超物表哉儻欲爲儒則詩之外有當用力者

跋李伯瞻書

伯瞻博儒術精國語又工晉人法書世曹良也此卷以贈昭德亦其好
尚之同者云

跋麓泉記後

予昔爲醫學余明可教授作麓泉記全三十五年矣程承旨胡司丞有跋
語共作一卷後被好事者持去程胡已山不可復得其文明可以告程之
孫胡之子就其家集中傳錄一跋語獨予尚偷生世間於是托樂安邑教
來言斷爲得書舊記于册老病久不書筆勉強書之以答所謂因思程之
生月胡之生年俱後於予而各先逝令人感慨云

跋孫過庭詩文

孫過庭所書文豫章李相德明能購得而寶藏之好尚如此可嘉已夫
跋子昂詩文

李德明家所貯子文其一孫過庭書其可越子昂書合二卷觀之猶又子
也

題遺宋生

青陽公才略術智可以為能臣可以為效雄蓋得仲連之流亞而其所
克傳世或工樂或工技藝絳綰有有聞官相國不得遂其志於一身是
以得留其福於未裔與較之曹馬孰短孰長天忠厚而光其前此昭德之
所以褒嘉於亦可英豪而昌其後亦予之所以欣幸於相國者哉

題宋列聖御容

嗚呼自吾父吾祖而上三伯餘年養生送死於天地慶載之中日月照臨
之下而不知覆載照臨之像為何如也今於畫繪見之嗚呼形不尔妙萬
物之神如斯而已乎遺民之子吳澄書

題朱近礼詩傳疏釋

朱子之注經詩傳為最善學者之窮經亦唯詩經為易入盱江朱江孔喜
讀詩傳隨已所知其疏其下或有所釋或有所廣平未二十而專攻一經
志可尚日雖然經之難窮也如梯太坑海仰之而弥高前之而弥無阻
繼今以往志益勵功益勤擇而精語詳融會貫通應有室礙庶矣

羽翼先儒之訓傳而無慙也夫意勉之哉

題畫蓮實卷後

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共房頭戲二更深兄弟心讀浣石詩而觀此寧
不油然而生孝弟之心乎

跋陳桂溪畫冊

桂溪陳居士所蓄畫二三十幅共為一軸舊新雅俗俱有其子庭祥珍
襲之可謂善保先世所有者矣

題鍾氏藏書卷

藏書不可以不多而不可以徒多游亂離經之後人家藏書之多者鮮矣
今聞新淦鍾氏所藏寧非大幸乎尚擬過淦借目錄一觀倘得見所未見
亦此生一快也

題皮南雄所藏畫

皮南雄得此於徐氏自識其後而宝藏之皮公去世駸二三紀矣其子潛
示予此卷子不以見譚之舊畫為重而以見公之遺墨為喜也

書畫寶笈序後

金谿余國輔為其叔弟國瑞作器二序白器二云者內樂重外樂輕窮達
得失遇否不足易其中心素守優游委蛇休二然怡怡然予讀至此為之
廢書而嘆嗚呼國輔之誠固造於是乎朱子以自得無欲四字推廣器二
之訓釋國輔乃以三十字描寫自得之氣象言乎聖賢復起不易其
言矣異時竊窺國輔之孝疑其未透此閑今與國輔別不啻十數年其孝
之進可畏也哉不然何其言之精到如是也孟子七篇言器二者再一則
述伊尹辭聘之美一則沮宋句踐好遊之非苟能器二雖聘幣之至且辭
之惡乎遊孟子不直沮句踐之好遊而但語之以器二不明孟子之意者
謂以器二而遊也夫謂器二而遊者猶曰以堯舜之道要湯尔真知堯舜
之道者必不要湯真器二者決不遊也故其下文有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之說此指器二之實而言也遊也者儀衛妾婦之為也不離道不失義者
肯為之哉遊與器二之意矣國輔知之明言之當且以固嘗器二遊為悔
季既進而知昔之非也然姑為緩辭而不遽止叔氏之遊者殆不以朋友
切二德二之義而傷兄弟怡二之情固瑞察伯氏之意於言外可也欲廣
其見不必觀上國故都宮闕山川也欲壯其氣不必跋履齊楚燕趙關陝

巴蜀也欲克其孝不必謁侯寓公大人奇才隱德也向年有遊孔林者予
問之曰將何求彼應曰求孔子之道予善之曰孔子之道內求之則在吾
心外求之則在其書不在孔林也夫金谿先亮之第一則陸子也續千數
百年不傳之道者河南程子也焦伏二義以來群聖之大成者魯國夫子也
一聖二賢豈以遊而得哉難合而易疎寡同而多異國輔備諸遊之况味
矣國瑞其可復襲伯兄之所追悔而不為者乎遊之為遊外慕妄想也而
曰內樂重外樂輕窮達得失遇否不足易其中吾不信也世俗之遊者曰
為名為利而已雖可鄙而猶不欺也今以器二名其遊詐非借美名以掩
其私而為欺耶國輔國賢國瑞伯仲叔皆文儒而肯務孝所慮者孝末季
而非務本也倘果能依國輔內樂重外樂輕之二十字而踐行其實將見
金谿之三余猶三陸也夫何憚

跋朱子所書陶詩

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比是老子意觀此寫陶詩四首與劉季古而卷末
繫以老氏之六言蓋其詩意出於道德經之緒餘也

跋曾翠屏詩後

翠屏曾先生先澄之大父二十年而生大父視之猶父行也談話數稱先生名好誦其詩澄自幼侍側熟於耳聞先生年四十四預嘉定壬午鄉貢年五十三時考官得江月滿江城詩大喜再預紹定辛卯鄉貢一時詩名香于遠迤年至八十三乃終伯子應鰲穎淳祐癸卯貢仲孫夢魁暨澄同預咸淳庚午貢後五十九年先生之玄孫一元持示先生詩藁二帙感今懷古為之惘然因識其左方云

跋子昂書東坡王晉卿山水圖詩款能大樂書卷後

袁用和得此於鄧少初甚珍之然此書之景非此詩之所言也此詩之工非此字之所增重也珍之者以其畫與以其字與以其詩與

題明皇出游圖

潞州別駕來歸定禍亂安社稷可為文皇曾孫矣友愛兄弟如家人禮朝罷每與諸王游此在開元勤政之初若未甚害然古昔方乘之尊蓋自上方觀民之外不輕於出故曰無非事者而周公之書亦以游為戒何也防其原也上無典章之主下無格心之臣則視此為常事而不之怪嗚呼豈待天寶之淫侈驕怠而後可以亡國哉

題遺孀生

寧都廖國器妻陳氏生宋嘉定甲申年二十八喪夫守節其貧以俟其子之長至元丙子更革之會子死以幼勞以斃其孫之既弱冠哀其死而葬亦被掠僅存孤孫人俊生甫七歲得父骨於叢塚間聊慰其心焉嗟丁徒步往北方傳訪其母至揚知在滄州至滄則知母在彼有子既死而葬矣欲歸母骨異父之弟不可衡哀而復幾欲無生而祖母年八十一再父賜帛恩及九十有七公朝旌表其門簡知里咸稱節孝之家陳氏身無雜疾壽未可量昔陳氏之姑郭得年八十七祖姑鄧得年九十九郭沒而鄧即猶存陳氏以孫婦養祖姑及孝今人俊其孝於祖母而陳氏年壽又將遐邇其祖姑天之所以報昭昭也一門之內有齒婦有孝子為節婦者天既厚其報之人後家禍雖慘而能為孝子天其不終報之乎或惜人俊未孝子細思不然夫所貴乎孝豈曰窺鑽故紙諷誦陳言不民彝孝莫大乎是也世之識字觀書者為知孝而倫紀墮數曾飛走之類不若者奚足道哉人俊之孝行本乎天性若其刻木象母以附父穴施經佞佛以祈冥福則禮之所不重理之所無不為可也有人偽作子

語以貽人後其間不無違經悖教之辭匪但誑之且或誤之甚哉其不仁也太府提點孫君好德尚義以訟於平為書此以黜其偽云

跋陳泰詩後

蘄州路教授陳伯美之子泰年甚少勤學而工詩觀其所作右近五七年俱合度句有法字有眼語有味意有格充兩進之何可量已雖然吾之儒孝蓋不止此文者儒之小伎詩又文之小伎有最上事業坦若大路既有其資且又有其 之夫何難它伎特其餘尔詩誠工謹毋專一伎而遽自是也

題文山帖後

益齋鍾先生與大魁文公同寶祐乙卯鄉貢此其復書蓋在初仕之時故與後來字體大異用一筆更猶且謹審如此於其小可以觀其大矣

跋王登甫詩後

預章王貢士登甫昔時與清江徐侍郎交游屢有相倡和之詩既而時異事殊宜王詩之多感傷也夫達於事變懷其舊俗此變風之所以見取於聖人予觀登甫之詩殆亦古風之已變而又變者與

跋艾氏所收名公墨跡

鄭郡舊家之居城中久而不衰艾氏為最其先貢士君名茂在宋初興丁卯庚午癸酉三貢于鄉沒而鄉貴侍郎李公墓銘詩人放翁陸公書冊倫魁于湖張公篆額當時稱為三絕乾道戊子以椿年名貢者其子也寶慶乙酉紹定辛卯兩以彭老名貢端平乙未與禮部正奏者其孫也八十年餘一門三代薦名凡六七既中禮部選而未及仕豈非天將留其不盡之福以待後人與馮祐宋三衢徑畷徐公為郡守愛貢士君之曾孫方子玄孫丑第獎進甚至稱其五世盛德今則其玄孫之孫道孫濟美如初有子邑娶徐公所稱五世者且將八世九世矣非其積源流遠何以能若是子素聞艾之為舊家而不獲識其家之子孫因見其先世與諸名公交際之真蹟為識其左

題正山詩卷後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濟南彭君名淑字仲儀而扁其燕處之塾曰正淑者善之在中也儀者美之在外也有諸中形諸外則已正矣已既正於正人也夫何難哉任宦都判官為政有惠平寇有功

其亦能知吾夫子之答季康子者乎

跋文丞相與妹書

一代三百年間有此臣一家數十口以有此臣臣不二君女不二夫臣及節而死女全節自生不愧于天不愧于人可傳千萬世卓哉曼卿出其門藏此帖甚珍之意誠可珍也觀者為之流涕

跋張葛狄范四公傳

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忠武忠武侯唐司徒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仕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為忠武扶漢於不造文正佐宋於盛際而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一遭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落無纖芥之可疑也張鑑明類四公行事為一編其尚論古人也識亦卓哉予是以題其卷瑞云

跋唐以方所藏吳司法帖

臨川唐由義以方之高大父貢士君諱必達字民功宋紹興二十年庚午

鄉貢次年不第又五舉而免解赴省試又四試不中而免省赴廷試當在淳熙五年戊戌中間解試嘗試之年必有两科以事故不及試是以遺至甲辰始赴廷試未得試而殆于旅舍也吳定翁仲谷之從曾祖司法君紹興丙子鄉貢及此歷二十九年凡五赴省試而后登科唐貢士為同郡又為同年赴對之人哀其困於場屋晚節欲就一特科官而不幸客死家貧子弱克歸觀為作此帖懇告在京之鄉人俾隨力厚薄以助惻然矜恤之念形見乎筆墨至今讀其辭猶有餘悲真仁人君子哉當時署名者在京者五不知其官稱者四計費宜用緡錢六十而所衷未充其半二十七人諾而不讎者有五焉他人不足責司法君同登八人之中有其三所助甚微而又負已諾夫事之可哀孰有甚於斯者嗚呼豈其畧無仁義之心乎由是觀之范文正忠宣父子之意度為何如哉唐氏龔藏吳司法帖以示其從曾孫仲谷考之其詳又以示予而予復識其左方司法君諱炳若字文炳以方尚清雅不隊文獻之遺家之方昌未艾可期也屈於前者伸於後理之必然歟後百四十九年同郡吳登書

題野莊詩卷後

世有身居江海之上而心乎魏闕之下者亦有身繫軒冕之貴而心乎農圃之賤者一則忠一則智也昔翰林承旨真定董公在家或聞國政之批輒終夜不寐而嘆野莊圖凡在宮必攜以自隨時一展玩若有意於桑麻稼穡之務而不可得此豈淺丈夫之所能測哉嗚呼世之人跋履崎嶇衝犯風波乘危瀕死而往不休逮他日追思牽大聽鶴則已晚者其智果何如邪公之吉德而姦凶亦媚忌屢謀加害賴主知之深主眷之篤而彼之計不行公保身之哲固炳於幾先所以未嘗須臾忘野莊也夫其身雖閑退而其心每憂朝中者忠臣致身之義其自雖仕進而其心樂野外者智士存身之道忠與智公其兩全也

題袁學正先友翰墨後

昔柳子厚記父友之姓名於父墓之碑使後世知父之所交皆一時名人也今袁梅瑞用和於主一君交際往來之人凡書問尚存者類為一軸惟恐失隊亦以表其父之所交有若人也書猶柳子厚記先友之意云

臨川吳文正公集

卷之六十二

文三十三

重編

題跋九

題遺方生

生物有一本而無二統恩義有相準而無兼隆此理也亦禮也理者吾心之所固有禮者古訓之所昭垂世有不幸當人倫之變而不得以蹈天理之常則權其輕重而處之以復于正俾於心而安於義而可斯已矣或事勢無可奈何而不能然將泯然抱恨以沒爾寧復敢宣之於口以語人也此其志之可悲者夫若閩士宗義之二姓亦人倫之變常者也宗義宜如之何曰從陳族之長擇一人後其舅而巳歸于方倘無人可以為後則於方氏家歲時為殫以祭其舅至終身而止如是其亦庶幾乎意東晉以後南北分裂果何等時邪而當時猶有專攻禮孝之士稽諸禮疏所引通典所載可見也亦且間有通達禮意之婦人焉以今日文物盛多之會承前代義理大明之餘曾謂無一學禮者哉噫

題蕭尚士父示兒詩後

身為道士弗復養親於親之生日饗尊酒親心驚喜作示兒詩傳至子所
遂為古今世變而發一慨天道也者父子之親居其首漢初以老氏清靜
之教為道而亡聖人設司徒以教人倫但名儒家不得預道之名列在道
流之下雖然老氏言道亦曷嘗廢父子之倫以其後出家弃親一劫西竺
而曰道士固如是乎因子之有饋父之有詩一而知民彝之不可泯也是以
識于其詩之左方云

龔德元詩跋

龔德元詩已窺簡齋門戶闊步勇進由是而升堂焉而入室焉可也

題李伯時九歌後

性歲洪守毛侯以所藏李伯時畫九歌詩本見示予為作跋語及歌詩今
譚觀又持此畫至豈能復措一辭得善書人寫予舊跋詩于後可矣然世
之好者好李之畫而已非好屈之文也誰更謂原之心哉予言善就尔
後朱文公與程沙隨帖

朱子手筆又得之者固多此書與沙隨程先生六問質正孝經疑義及易

疑義則非泛泛往復之書比也沙隨先生經學精深朱子多取其說於朱
為文人行故朱子以師禮事之書中所質孝經之疑程氏書云近見玉山
汪端明亦謂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然其言載之於孝經刊誤夫朱既
不自足而質之於程又不自有而推之於汪前哲為孝取長於師友而不
自恃蓋如此

題王晉初所藏畫

子每見好畫為程子之戒不敢收蓄矣觀晉初所寶頗樂而玩焉豈亦猶
有獵心也歟

跋朱子慶元己未十二月四日與益公書

聖賢之道不草不行於當時猶聖其得明於後世也朱子以慶元庚申之
季春卒此書躬丞相益國周公乃己未之季冬相距四月尔當時偽黨之
禁如燬殆甚任人桓難之厄及至我朝表章崇尚岷玄聖俱何其幸歟雖
然尊其道在乎上明其道在乎下上之人尊之則至矣下之人亦或明之
否乎夫見此遺墨而愛重焉者愛重其道也朱子之道豈繫此遺墨也哉
有陳之跡有常新之心舍其已陳而得其常新朱子之所望於來今也

跋地理書後

大山山人手地理書一卷來叩予閱之有舊術焉有新術焉掇拾青囊之緒餘為是詳說者也抑聞青囊不如黑囊山人得此青囊之詳說而加以黑囊之巧視大而不遺千里微而不差一豪雖昔之楊曾復生不過如是而已山人為誰吾皇中故人之子表其氏

題李表公槐圖後

人與物異類也而同生天地之間其氣固流通而無間治世之人康樂而物之生也亦豐榮末世之人勞瘁而物之生也亦凋耗大而關於一世之盛衰者如此小而關於一家之隆替者蓋莫不然觀田氏之荆是以驗其家之雍睦觀高氏之柳足以非其家之貴顯觀王氏之槐而知其後之必為三公也一氣之流通自然而然者江寧李氏宋南渡前任宦之多甲於一郡太師襄國公諱宗慶曆六年進仕內仕至寶文閣待制外仕至西京留守高陽關路安撫使子六應其一存者五公手植槐一株垂三百年柯葉扶疎一幹而五枝第四枝尤茂公之予子曰中奉大夫參曰光祿大夫路曰參知政事曰通直郎曰奉直大夫若通直官最卑而儒業之傳

續至于今木蔭槐枝之獨茂其相應去通直之子澤其孫繼勳其曾孫如德其玄孫所生孫鉤淳祐十年進士官至承直質資純雅明六書正俗字之訛承直二子養源縣路其後得縣主簿養浩不仕東桓楸彬森楚其六孫也俱俊秀可以世其科至元間予客金陵及識承直既而識其諸孫獲觀畫史所寫襄公槐葱鬱可愛竊謂類同氣之相感應也其理異微物之應者氣連志也人之感者志動氣也承直諸孫才矣黨其臻於體信達順之道而不局於言語文字之季則一身之和一家之和煦姬充益無物不欣欣焉槐其一爾應而復有感感而復有應李氏之隆殆不止如今所觀然此未易為寡見諱聞者道也尚因子言而究極之哉夫如是承直其有孫矣乎

跋陳氏丘隴圖

中原之族墳墓至今猶古也南土之葬墳墓得聚于一處者鮮矣蓋其偏方土薄水淺之地不得不然雖仁人孝子之心有所甚不安而卒亦莫能變其俗者其說甚長未易一言尺也廬陵陳君景福宦遊無寧日始家于吉後寓於顛葬其母于顛每以二親之葬不得合一為戚又以不能在家

守墳墓為憂形而為圖時一展視声而為賦辭極悽惋藉聊是以塞其感
紆其憂此其

孝慕之誠不能自己者也往東廣憲府上事于臺予在金陵見其所繪之
圖所作之賦惻然閱之隔不能為之謀也噫古者仕不出鄉不得已而去
墳墓則踰境必哭以喪禮處之今四海一國無踰境之事矣然宦遊去家
之遠幾同昔人去國之悲終身為田舍翁浮沈閭里則可苟有四方之志
者其悲殆不能免固未如之何也已陳君姑竣它日宦成而游倦息肩巖
寓母墳且且在日父葬不出三百里外時往拜掃無難也四時祭祀得如
常禮而於心無不安焉於斯時也此圖此賦焉攸用

題李太白墨跡後

昔年嘗觀謫仙所寫愛酒太夢二詩吾其豪石邁逸因嘆其仙才美但意
其於仙道或未之聞人頗不滿吾言今又獲觀元丹丘歌墨蹟神奇鬼恠
尤恠其然之信乎超出八極之表矣嗚呼世亦安得復見斯人哉仙才
也夫仙才也夫

題著英圖後

至治壬戌上距元豐壬戌一百四十一年矣至今尊慕洛社者自英何也韓
潞二相元勳碩望極品大臣重厚謨降略無一寡富貴態同會九老里居
常流尔而温温接待未嘗懈慢盛德如此其位冠一時名香後世宜也小
器易盈之人名位未崇驕倨已不可近視二公相度為何如哉矧然一宏
坐次最下者不數年間亦跬韓潞相業無它德相似也

跋趙子昂書麻姑壇碑

顏魯公麻姑壇碑在吾鄉舊碑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真今觀
趙子昂所書妙筆也顏字趙字並出於王或勁正如端笏重臣或後媚如
時妝美女二者各臻其極然顏字書而字與王異趙書顏記而字與顏
異非深造闢域不能知也後之君子必有工於評者劉時中王崑岩俱享
書而善也此帖趙以畀劉劉以畀王蓋其所好所識相伯仲也是以轉相
授受云

跋洪母熊氏傳後

翰林李士元明善作臨川洪母熊氏傳明善於人不輕許其文不易得
有此特筆洪母蓋賢矣哉書者翰林承旨趙孟頫篆者集賢大李士鄭世貞

允謂三絕澄與畊同郡故識其後云畊今提舉江西等處儒學

題湯教授復李田詩後

昇學沙洲之田近年有權勢者奪取以昇其下一時職教者甘心奉之在後竟不復問無能媿者不能畏懦者不德亦或因之為姦利者有焉余教授湯君至慨然以別業剽散為已任其復其所失要路有人主之于其上故其復之也始雖甚難而卒若易田既復諸儒咸喜歸功於教授作詩以美之教授曰上官之賜也吾何力之有意湯君之於是事能有功而不能有其功是可嘉也其善不可以不表故志于諸儒美詩之後

題子昂臨蘭亭帖後

馮昌大世扁倉之業而七藝獻之字以趙子昂今之義獻也得其所臨蘭亭帖寶之如金玉其伎藝家之清流也已

題皮疇小字四書後

皮疇病在膏肓而其父以首所寫小字四書示予父之慈宜速求善醫善藥以療疇之病俟病愈學有進之言者

跋牟子理惑論

或毀仲尼五尼曰人雖欲自絕而何傷於日月乎世有謗佛之人使佛之徒能如吾徒一語足矣奚事多言踈山雲住師寄示此編子觀之蓋近時所撰牛子者寓言爾非古者有是人也

跋張丞相護佛論

宋東都之季南渡之初儒而最通佛法者有二張焉丞相商英侍郎九成也今觀侍郎之言精神飛動不作佛說而能使人恬不自覺以入于佛若丞相此論則屬聲色與人爭辨矣不知二張於佛所得孰深住師其以告我噫人苟知佛法如天又何以護為哉

跋章貢嚴敬書說

書經惟後晉增多二十五篇之文明自易曉其先漢伏生所傳者則詰屈難讀章貢嚴敬篤志嗜經博覽深探於書有說略述梗槩如金屑花片雖未底渾全然嘗鼎一臠已可知矣予也猶願觀其全書之成

跋黃縣丞遺蹟後

宋樂安縣丞黃先生特科出仕清介自持晚節避世不污全名以歿宋末之小官能如是者鮮矣予嘗嘗其門耳聞正論不一觀所著辭章際可見

其志操此編自述先世名字行次生死年月與其葬處施及傍親外戚蓋
唯恐子孫日遠日忘而有所不知也若慈敦睦之情藹然溢乎筆墨之外
其厚於倫紀爲何如哉又欲效柳子厚作先友記肇端而不及竟其叔子
革謂先君手澤唯此僅存將刻石以貽永久俾世世滴長孫掌之戎不墜
遺予反覆三而慨前脩之不可復見也歎歎而識其卷尾

題東溪耕樂圖後

至治癸亥趙公季明皆子待命翰苑其年四月季明至官追秋端以疾去
六月予始至官越三年恭定乙丑秋亦以疾去予家于野農夫晨夕雜處
丙寅之春留邑偶值連日雨喜膏澤霑足士豚憤興思欲歸視畝畝犁鋤
之事阻泥滯未行有客來自許昌携示東溪耕樂圖圖後繫以季明詩賦
四篇玩誦之餘悠然有契於心耕田歌讀康農事可與颶風七月並傳能
憂衆人作苦之勤又樂一已田居之逸憂與人同樂非已獨庶幾先天下
而憂後天下而樂者乎顧予老病無用雖不獲久相從於玉堂雲霧之間
繼今倘逢北游共談稼穡人未溪煙雨之外亦此生一快也

題蘭亭臨帖

一曰刻紙臨蘭亭詩序字法雖與定本不同好事者俱收並蓄亦可以片
寶玩之一若必欲追考其所由來則不可知矣

跋臨本蘭亭

蘭亭真蹟不在人間所傳臨本不一以上十紙字體各殊互有優劣有眼
人擇其逼真者而學之斯可矣

跋徐僉書御製後

豫章徐可聘示宋忠陵所賜徐僉書俯宸翰一幅及僉書之仲子榕所受
誥命兩通此其近祖宋初散騎常侍鉉則其遠祖也徐氏歷五代至宋南
渡代有聞人鼎臣師川俱以文學著各垂後不泯於今猶存前朝所賜先
世所受蓋難矣可字可聖敦樸多藝能亦不忝其先者乎惜年踰五十而
無嗣所存家寶其尚擇族從中之賢子而畀之哉

題秦國忠穆公行狀墓銘神道碑後

故大傅錄國軍重事開府宣徽使大司農太醫院使贈推誠佐理翊戴功
臣太師上柱國秦國忠穆公西域竺乾國人自少得侍禁密眷注甚隆歷
事四朝尊爲國老官至極品生榮死哀今臨江郡侯其第五子也以公所

受制命及行狀墓誌銘神道碑萃成一編綴木以傳夫公之行事國史載之矣而郡侯又顯揚之若是者將俾遐陬遠民咸知公之盛德大業也嗚呼秦公國之忠臣郡侯家之孝子澄忝嘗預史官見公一門忠孝之美樂於道之是以識其編末公諱鐵柯郡侯名益馬云

跋陳吾道贈言後

陳吾道善琴昔年嘗聽其聲唯恐妨吾到空同之夢而不欲聞自後塵緣不斷混混埃壑中竟未能償吾願今十有九年矣而吾道再至無可掩吾之羞乃謂之曰吾且詣廣成子所一見端復子其携無弦之琴而來吾將以無聞之耳而聽當賞吾之知音不待黃金鑄鐘期也

跋皮氏所藏蘭亭

皮氏一門若尊若小俱知寶此子孫其將世有善書者乎

題伏生授經圖

伏生所授二十八篇真上世遺書也東晉後以增多之書雜之今之儒者或莫辨別聞亦其哉

題采薇圖

韓子曰當殷之亡周之興武王周公聖也以天下賢士與天下諸侯往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伯夷叔齊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恥食其粟而餓死夫豈有求而為哉適於義而已聖人萬世之標準也二子獨非聖人而自是信道篤而自知明特立獨行言萬世而不顧者也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韓子之言如此後人復何言哉采薇之歌其辭鄙淺蓋好事者托之太史公輕信而誤取焉

題南廟王太尉禮神文

昔三閭大夫見楚巫樂神之歌鄙褻於是更定其辭九歌是已今郡邑皆有東嶽祠祠以王太尉配食宗之縣南之祠尤靈異徵福者朝夕奔走太尉不知何時神嘗聞鄉先生寺簿黃公云蓋王文正公旦也文正公太平宰相功在社稷澤被生民唯天書一事律以大人格心之道不無憾焉扈從定陵東封岱嶽恩陞大尉其食於嶽祠也固宜友人吳敏作禮神文實寺簿公之說其辭雅則其祀匪淫亦屈原九歌類也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吏月彭壽繕寫成帙而以示予為誌卷末

跋趙武德墓誌後

趙書記神明之曹公爲清門獲觀其先世武德公墓誌百有餘歲周楊二
鉅公手澤如新猶可想見流風餘韻嗚呼天知未喪斯文與書記之不墜
其世也可尚已

題臺山遺藁後

余讀宋待制金陵李襄公詩至神宗挽詞喟然嘆曰君者臣之所天也資
於事父方喪三年其義不亦重乎公於君臣之義著矣當時文章妙一世
者或有所不知何哉夫詩以厚倫爲本倫之不厚詞之工也何取焉朱聞
臣之於君而可薄也公其得詩之本與公之第五子通且最上詩詩有唐
人風致七言絕句尤長予於其家見所謂臺山遺藁吟諷累日志其左方
而歸之通直諱畊字畊道

跋江徵君書思無邪三字

曹南江君玉截其伯父徵君所書思無邪三字爲家寶古人誦詩三百者
必達于政思無邪三字又二百篇之綱要也君玉官于郡掾于臺政俱可
稱其受用此家寶者與徵君嘗任侯藩號觀察使至元之間徵至帝庭以
直言忤時而退素名善書玩其心畫亦可想見其人

題孔楡圖

孔庭古楡舊聞夫子手植叔世遺殿峙不爲之感傷得其然餘或刻以爲
像或斲以爲器尊之貴之愛之重之而又圖寫贊詠以相傳播于以見魯
俗之厚也雖然聖人所以遺後猶有大者焉假諸物以像聖人之形未必
得其恨求諸已以會聖人之心即可得其真也其可尊可貴可愛可重蓋
超出乎形器之外豈徒一木之所遺者而已哉有能思及於此否乎

書



